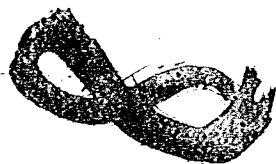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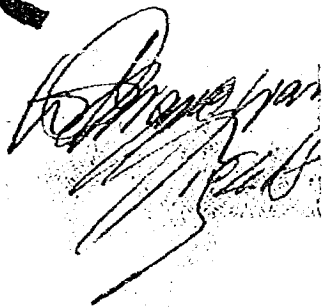


葛琴創作集




葛琴

創作集



新新創作叢書
新新出版發行



新新創作叢書
新新出版社發行

葛琴創作集



目錄

客地	一
伴侶	二二
繳卷	三五
鬥士	四九
雪夜	六二
呂克甯	八二
守夜人	一一一
父子倆	一三一

687599

客地

早晨，天還不大亮。從一座天主堂醫院的柵門裏，默默地吐出兩個模糊的人影。一個和一個年老的女人，一前一後地，在那條寂寞的長街上走着。那年老的女人，穿着一色的圍裙，從朦朧的晨霧中間看去，就像一只肚皮上長着一片白毛的灰色狐狸。

孩子眼屎巴巴地，走得非常緩慢，老女人不時抬起她低下的頭，用一種寒蟬般的聲音在催他：

「小官人，我們走快點嘛！」

「店門還沒開哩。」

孩子望望兩廂豎起排門的店舖，幾條打瞌睡的狗，憤憤地蹲在那里的階石上，他想了想，忽然車過頭來，堵起缺門牙的嘴說：

「嘿，你騙我——吃麵，吃麵，不是做麵的人還沒有起來？」

老女人把孩子的衣包換了一個手，拉起白色的圍裙在鼻子上揩了揩，望着孩子的眼睛。



顫抖的聲音吞在喉嚨裏說：

「騙你做什麼啊，小官人！你媽媽叫送你到客棧裏去。」

「嘿，你騙人，你真會騙人呀——那麼我的媽媽呢？」

孩子小半似的蹦起來，從缺門牙的地方，清楚地露出一排虫蛀的黑牙根，他偏着頭，烏眼落地追到老女人面前。

「那麼我的媽媽呢？」

「你的媽媽？」

老女人很快避開孩子的眼光，她似乎不能把自己細眼睛裏的什麼東西讓孩子看見。她眯着掛在一家店鋪前的白亮燈籠，嘴唇厲害地翕動着，但顯然沒有說出什麼，好久，拉拉孩子的襯衣的翻領，旋又拍拍那小肩膀說：

「醫院裏苦死啦，玩兒也沒有的。你看，你臉上多少的蚊子痘呀！哪，眼不好，眼皮也腫啦，做娘的捨不得兒子受苦，懂得吧？要送你客棧裏去。」

「旅館裏還有無線電。」孩子的眼睛一亮，輕輕地摸摸老女人的手。

「對啦！過了前面的大橋，不就是你們以前住過的客棧了？客棧裏多寫意，要茶就茶，

要水就水——「茶房，買包花生米來剝剝！」乖乖，怕他不去嗎？」

老女人弓下身體去，用力拉着厚厚的嘴唇，好半嚮才逼出一個無聲的微笑。但臉子拉得太長了，配着擠在皺紋堆裏的兩條倒掛的眉毛，彷彿像一條老狗在哭。而這麼一來，她也似乎再想不出什麼好說的了，她想了想，又把煞尾的兩句話重複着。孩子可憐不在乎地搖頭，退了下去大聲的說：

「花生有什麼好吃呢！」

他踢起街心裏的一塊西瓜皮，「塔」的落到前面店舖的階石上，烏眼落落地望望它，一聲興奮地說：

「我前回老喊茶房叫麵。三鮮大麵。媽媽生病的時候，那個麻子茶房還駝我去看戲呢！不相信你等會問哪，他是一個大麻子，難看死啦，蜂窩窩樣的，你認不認識他呀？」

「不認識。」

「他總沒有到你們醫院裏去看過病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嘿，別騙我，你天天坐在那裏開門關門的，一個蜂窩窩的大麻子都看不清楚嗎？」

「別囉囉，當心別人掀你的嘴！」

老女人睜着陰鬱的細眼睛，望望灰濛濛的街上的天。

「嘿，你撕，你敢撕。」

孩子一下衝到她身邊，側着頭，拍拍自己的額巴子。老女人一把抓着他的手。

「快走，我回去還有事情哩！」

「我不聽你的話，你們醫院裏的人壞死啦！只曉得看病看病的，別人病得多難過！」

「看了就不難過啦！」

老女人的聲音像鬆了絃線似的，她隨口地，連自己也聽不清在說些什麼。低着頭，她望望孩子那圓渾渾的小腿，和一雙脫了線的小皮鞋，心格外的重了。

「嘿，你騙我，你們醫院裏沒有一個好人的！你說，我媽媽的病幾時好？你說呀，哪，你不會說了吧！」

孩子認真地望着她，聲音也有一點抖，忽然野貓似的叫起來——「你說，你說，我媽媽的病幾時好？」

對於老女人的沒有聲音，孩子似乎又感到勝利似的，驟然哼地一笑。但從那圓圓的烏眼

裏，却同時閃出一種誰也不會注意的晶晶的亮光。孩子掙開她的手，就自管自的朝前面走了。

老女人孤零零的站在街心裏，望着左近炸油條的滾鍋子，木然地吐了一口氣。但當她正想定了要買點什麼給孩子點點飢的時候，這小傢伙可走得更遠了。他那交叉在背上的兩條綠色的揹背帶，却一搖一擺的，似乎在那裏得勁地說：「去，誰要吃你的東西啦！」但老女人還是氣急巴巴的追上了他，在一頂闊闊的大橋上，她摸摸孩子那扁扁的後腦，小聲地說：

「你餓吧？」

「不！」

孩子搖搖頭，他出神地扒着大橋的石扶欄，一片海藍的天空，無邊地展在他面前。

「啊呀，你看——好紅的太陽呀，它在洗澡哩！」

「我買兩條油條，你吃好不好？」

老女人摸到孩子的耳朵上，她今朝似乎非叫這孩子吃她一點什麼不可。孩子似乎完全沒有聽到，他忽的跳起來，指着天邊大聲叫着：

「呵，你看，你看，那些雲也紅啦。不，黃的，黃的，啊呀——紫的也出來啦，三條。

四條，都在看太陽洗澡哩！」

孩子興奮得什麼似的，張大着缺門牙的嘴，頭子伸得長長的，在那黃米色的皮膚上，二些地方清楚地劃着污垢的紋條。

「小官人，你還看見什麼吧？」

老女人張着手，像要抱他似的，陰鬱的細眼睛，也迷惘地望着遙遠的天際。

夾着露水的風，從橋下魚鱗般的水面上吹起，涼氣直透到人們的心裏。老女人托着下巴蹲下去，一個影子似的伏在孩子身邊，她默默地窺視着孩子的眼睛，她彷彿要從那裏頭，看到一些甚至是非常可怕的東西，掙扎了半天，才喃喃地吐出一個聲音：

「我的哥兒，你還看見什麼吧？」

老女人拉拉孩子的褲腳，覺得一股什麼冷氣從沉悶的胸口爬向全身。她又拉開倒掛的風毛忍不住的說：

「哥兒，昨夜裏看見過你的媽媽嗎？」

「媽媽？」

孩子突的回過來，想了想，手指一下戳到老女人狹長的瘦臉上——

「嘿，你不是說在太平間裏開刀嗎？醜死啦，你自己倒忘記了！」

「你一點也沒有看見她？做夢也沒做到她？」

老女人的聲音低到不能聽見，她醒一把鼻涕在橋上。孩子脚一蹬——

「我不跟你說話，你們醫院裏的人壞死啦！看也不許人到太平間去着，嘿，我要把你們一個一個的殺掉——啊呀，你來看！」

孩子正要劈過手來，他一眼瞅見河裏，忽又把老女人緊緊的抓着——

「呵，就是，就是那個扯白篷的舢，哪，驢尾巴的那一個，你看呀，來了——討懣，不要把鼻涕貼在橋上呀——你看，對啦，就是這一個，我跟媽媽來的時候，就是坐它的，我跟媽媽坐在船頭上，媽媽抱着我，她不許我望河裏的水，我怕我跌下去。真快的，拍拍拍，拍拍拍，媽媽還硬說篷不是舢的翅膀，不過眼睛一閉就到啦！」

孩子聳聳肩，露着缺門牙嬉嬉地笑了。但河面上吹起的風，很快把他的笑聲帶走了。在那道染着陽光的橋上，兩個寂寞的人影，拉得長長地投落在橋欄的那一面。

這天晚上，東江旅館的老板娘們在乘涼時候，才有人想起把鐵鐵這孩子送到樓上十九號

空房去。一個比他高不了多少的新來的小茶房，捧一盞青油燈，打開了門，便沖着裏面烘出的一股熱氣，壓尖着嗓子說：

「進去吧，要當心火哩！」

「我不曉得嗎！要你管？」

鐵鐵橫他一眼，踏着吱吱叫的樓板進去了。

「你一個人住過旅館嗎？」

赤膊小茶房猴在他面前，小聲地說。他彷彿捉到一個好玩的奇怪東西，戳戳鐵鐵的背，頸頸子一縮，朝他做了一個難看鬼臉。

「你管我？替我弄點茶來吃？」

鐵鐵真像做客人，規規矩矩的坐在牀沿上。

「茶？這裏客人不作興吃茶的！」

「嘿，你騙我！」

他瞅着小茶房光頭上的癩疤疤，只羞沒吐他唾沫，蠻兇地說：

「你這小鬼壞死啦，告訴你老板娘去！」

小茶房嘴裏「各」一響，搖搖他挺起的胸脯說：

「老板娘是你的媽媽嗎？你是老板娘的野貓頭兒子嗎？她希罕你的破皮鞋？」

一隻泥巴巴的赤脚，在鐵鑊脫線的皮鞋上踢踢，一下又搖搖他胸脯上的兩排扛起的肋骨說：

「告訴你吧，老板娘娘在乘風涼，吃西瓜，隔壁鄰舍講故事。他講一個沒娘的小娃娃，流落在半路上，來不得來，去不得去，上不得上嘛，下又不得下——好像一個湯圓子，哪，

一個湯圓子，噫，在這個裏頭哪！」

小茶房一手戳在自己的喉嚨上，喀喀地笑起來。

「哪，一個滾湯的湯圓子——噫，在這個裏頭哪！」

他抽起手來，又在鐵鑊的喉嚨上重重一戳。

「嘿，你小鬼！」鐵鑊像一個幾乎要迸破的大皮球，抓着小茶房的手，通的關到樓板上。

「呀，好大的氣呀，人家跟你玩兒哩！」

「你？」

「對啦，人家看你多可憐，跟你玩兒玩兒哩——噯噯！」

「給我滾！」

鐵鐵眼得臉都紅了，野貓一樣的叫起來：

「打死你，告訴你老板娘去！」

「呀，那我怕死啦！」

赤陣的一骨碌逃到門外，半嚮不出聲，忽又敲敲板壁，用剛才開門時候的那種尖嗓子

說：

「不告訴你的媽媽，告訴你媽我就怕！」

鐵鐵趕上去，望着黑洞洞的門外，楞了楞，抓住自己的短褲說：

「我媽媽以前也在這裏住的，你不曉得嗎？」

「我曉得啊。我隨便什麼都曉得，你才不曉得哩——我的小娃娃哪！」

「好漢不要逃！」隨着一陣通通的樓梯聲，鐵鐵自言自語的回過頭來。桌子上孤零零的放一盞燈，好像要跌倒似的，給兩張破竹椅扶着，靠在開着窗的土牆上。土牆剝落癩皮狗似的，在一些似乎還有點白的地方，早給人歪歪倒倒的寫了許多黑字在上頭，他不曉得那些人爲什麼高興到壁上去寫字。他記得從前在杭州住過的旅館，牆多白，蒼蠅也不敢息上去，而

且也沒有這麼討厭的小茶房。窗開得多大喇，一走到窗口瞞，不，睏在牀上也望得見四湖的，小划了一個來，一個去，忙死啦，上湖心亭吃冰汽水哩，絲——湖心亭的冰汽水叫得多響，比別人家的響得多，絲——噯！

鐵鐵眼睛一亮，一隻小耗子正爬在桌子當中，彷彿在笑他似的，捧起前脚在尖尖的鼠嘴上一抓着，好像說：「這地方可屁也沒有給你吃！」

「咄，我打死你！」

他瞪瞪脚，兇兇地撲過去。

「喂，樓上輕點，什麼人這樣不識相呀？」

樓下一個大人的粗聲在喊，小耗子爬在土窗上，得意地望着鐵鐵的大眼睛。

「我！」鐵鐵的缺門牙在作怪，喊不響。他連忙咬着大姆指，好像挨了別人的打。他想應該再跳兩下，可不行，腿膀上癢死啦，他鼓起腮巴子，聽聽樓下沒有聲音了，才弓下去，抓着癢癢的地方。

房裏的蚊子特別多，像隔山的鏗聲似的在四方八面的叫起來。鐵鐵弓在那裏，聞到身上一陣陣的汗酸臭。新出來的汗，還在綠幫他貼在前額上的鬚短髮往下爬，揩乾了；又爬了

，他這裏那裏的抓着，小指甲一下厚起來，厚到碰不着皮膚了，心裏可還像有一千一萬的癢蟲在爬出來，有的儘往腳底心裏鑽，他用力擰着自己的腿，蹬蹬脚——「媽了」心裏大聲的喊着他的媽。

醫院裏伴着媽媽住了半個月，頭幾天媽媽躺在牀上還替他揩揩背，後來媽連身也不翻了，媽說肚子的癢越長越大啦，這鬼癩會送她的命！呸！癩是個什麼東西，媽這麼大的人還兇不過一個癩？幾時剝出來剝碎它！鐵鐵楞着桌上的青油燈，背後板壁上的那個大黑影，隨着忽忽動的燈火，模糊地像一個魔鬼似的在要向他撲上來。

他站在這空落落的房裏，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。屋子低到似乎仰不起頭，其實他並不想朝上面看，他怕看見一個什麼七孔流血的吊死鬼。不過爸說鬼是迷信的，他從前沒有去重慶的時候，頂不許媽媽講鬼故事，他說別信媽媽的女人話，女人頂會迷信的。

鐵鐵伏在桌上，用手指在灑着灰塵的桌面上慢慢地寫了一個爸爸的爸字，望了望，又在旁邊打了兩個圈。爸的力氣真大，人又高，他老把自己抱到手裏，像皮球樣的往空裏一拋。他說：

「小傢伙，你大起來做什麼？」

「跟你一樣寫文章！」小傢伙得意地，好像還只有三歲似的，摸摸爸爸臉上的短鬍子，嬉嬉地笑了。

樓上沒有一點入聲，青油燈嘩嘩地燦着。不知什麼時候，小茶房拿着一塊西瓜走進來。他尖着嘴把它往桌上一放，伊掉身就走，一面走，一面說：

「吃吧，你在這裏倒享福哩！」

鐵鐵沒睬他，他咬着一口瓜，便坐到桌上，把半個身子塞在窗外。呀，好涼的風呀！風從他吃過西瓜的缺門牙地方吹進去，涼涼地，比西瓜水還甜。

窗外，是一片憑着河岸的荒地，螢火蟲絲箭似的在那幽黯的低空裏獸獸地穿來穿去，像在我尋什麼似的，一下單獨的一個，飛得很遠很遠，在那裏一閃，再看不見它了。

「呀，你說這個孩子嗎？」

草地上一個女人的聲音，聽來很像旅館裏的老板娘，沙嘎地，夾着打蚊蟲的芭蕉扇的拍聲，不斷的說：

「不過我看孩子是沒有一點苦相的，團頭大面，你說頭髮下一點嘛，我們說後面的頭髮下一點也並不礙事呀，不過這孩子的人中短一點，不過也不算短了呀！你說嘛，總不能說他

是苦相呀！」

鐵鐵望望下面一堆模糊的人影，撲的吐了一口西瓜子下去。但似乎什麼人也沒覺得，另「個脆刮刮的女人聲音這樣說：

「嗯，你倒不要把蘿蔔根子當麩蘇，我看他上排牙齒裏，就有兩個虎牙齒，娘就給他吃了的呀！」

吃娘，什麼人吃了他的娘呀？鐵鐵不作聲，他黑眼落落地望着荒山坳上的一彎鈞鈞月。並且就心着旁邊的那塊老白雲，會不會爬過去咬它。

「不過孩子的牙齒也不作準的，人家飯牙齒都沒換齊呢，就上相了嗎？我是瞎子不怕老虎，人家幾百里路跑出來了，東不接岸，西不着邊，真是河邊上截樹，我不收他嘛，你說叫他往那裏去？再加這個年頭兒，一個炸彈落下來要死幾百人，自己也今天不知明天的，呢！」

模糊的人堆裏，一個孩子在呱呱地哭，接着似乎抱孩子的女人也插嘴了。

「老板娘真積德，我不是當面吹你！其實落得量大福大，人家真會要白養嗎？再說嘛，人家還有行李在這裏，現在一尺白布要買多少錢？你想呢，福福嫂你想想吧。」

那個脆括括的女人又開口了，他的聲音多尖呀，猴在窗外的鐵鐵，可一句也聽不清楚她

說的什麼話。不，他沒有聽，他把吃剩的西瓜皮追着那隻掠過窗前的蝙蝠子扔過去。他巴巴的望着下面，對人堆裏一個抽香烟的女人大聲的說：

「喂，老板娘，你看見它跌下來嗎？」

「什麼呀，我沒有看見什麼呀！」

老板娘的沙嗓子，她拍拍扇子霍的站起來。

「呀，他在說什麼呀？」

別的女人囉嘈起來了，給蜈蚣咬着似的叫起來。

「他在說什麼呀，你們上去看看呢，不要是他的媽——」

「呀，對啦，一定是，你們來一個男人呀！」

女人們哄在一起，好像大家都給大蜈蚣咬着了。

「什麼事呀——你們？」

突然，草地側面的竹籬門，呀的滾開，一個高大的穿着白衫褲的男人出現在那里。吵噪子的老板娘趕忙登地跑上去——

「真是的，你一天到晚不知道有個家，我有事情跟你商量哩，哪！」

他回過頭來指指樓窗，鐵鐵的眼睛一亮，但老板娘下面的話，他可一點也聽不見。他看見一個流星噓的划過半排天，但山坎上的釣釣子月，到底給那塊老白雲吃掉了。

「那怎麼行？我開旅館，又不是開育兒堂！」

「那怎麼不行啊！」

「不行，你知道人家的底細嗎？你担當得起嗎？」那聲音突然粗魯起來，「叫他馬上離開！馬上走！」

叫什麼人走呀？那個男人要叫什麼人走呀？鐵鐵在想，但是想不出。只見草地上的人一個一個的走了，蟲在唧唧地叫，風從他缺門牙地方吹進來，多涼呀，比西瓜水還甜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老板娘點着一支烟，走到鐵鐵房里。呃，這孩子，帳子也不曉得放的！她慢慢地走過去，坐在床沿上，從孩子的團頭大面，一直到那雙厚厚的赤脚，都仔仔細細地把他望着，彷彿在替他找尋身上落去的東西。她搖搖頭，恨着自己的老板，這麼薄不講，而且還當着這麼多的鄰舍丟她臉，這硬是在丟她的臉啊！她狠狠的吸口烟，讓煙霧從生氣的鰓魚嘴里用力地噴出。

躺在牀上的孩子，一翻身，忽然格格地笑，抓抓小手含糊地說：

「你迷信，啊呀呀——爸爸，她又迷信啦！」

老板娘的心一冷，睜着紫黑圈里的眼睛朝四面望望，她聽着隔壁房里的客人在起來了，才敢伸手去拍拍孩子的大腿，露出兩個長長的金牙說：

「喂，起來吧，天亮啦！」

「唔唔，爸爸喜歡我！」

「起來，快起來！」

「做什麼？」被老板一把拖起的孩子，他呆呆地坐在牀的當中。

「叫你去吃粥呀！」

「那麼我的媽媽呢？她幾時出來？她今天會不會來呀？」

孩子的眼睛還沒大睜開，像要哭似的，把下巴攔在自己的腿膝上。一會又望望老板娘上的香烟火，把缺門牙的聲音悶在腿膝里說：

「不過，醫院里的人壞死啦，看又不許別人看！」

「對啦，你在這裏等着她不好嗎？」

「那麼，」

孩子抬起頭來，不知要說些什麼，忽然眼睛一亮，他望着老板娘後面那燕子尾巴樣蹣跚起的雲髮說：

「不過，你昨天還把西瓜我吃的啦！」

「我今天還同你去看戲吶！」

老板娘隨便地，一面打開孩子的花包看看，幾件襖衣襯，一雙破舊的籃球鞋，她很快就替他包攏，拿在手里，霍的站起來。

「你叫麻子茶房駝我去嗎？」

孩子也很快跳下來，撲着他的破皮鞋，一面花狸貓似的望着老板娘從鼻孔里爬出的兩路白烟，拉拉她的衣角說：

「不要，不要，其實我會走的呀！」

「給你坐黃包車。」

「那麼你呢，你不是追我不上了？」

孩子團團地繞着她轉，眼光一閃一閃的，嘴張得那麼大。直到下樓梯的時候，他通通的

先衝了下去，歌着正在掃地的小茶房，得意地在他背上搥了一拳。

「嘿，我今天去看戲呀！」

「什麼，老板要叫你滾——走開！」

小茶房把帚子掃到他腳上，忿忿地說：

「老板要叫你滾，聽見吧？」

「咄，我不滾，我媽媽會來接我的。」

小茶房眼睛一眨，尖尖的嘴冲到他臉上。

「嘿，你的媽，你的媽——」

後面下來的老板娘，一巴掌打在他尖嘴上——

「他的媽怎麼樣？你說，他咬着你的骨頭嗎，你說呀，他的媽媽怎麼樣？」

「我的媽媽在太平間開刀哩，一開刀就好啦！」

「你走，別管他！」

孩子到廚房里，他出乎意外的從老板娘手里接來一個熱熱的雞蛋。他老練地把它剝着，老板娘又盛了一碗粥在他前面，他嚥了一口粥，把雞蛋放到嘴裏咬着，忽然一陣輕輕的急促

聲音，從他背後擡過來：

「你們快來看，就是這牙仔，長着老虎牙齒的仔，——他在吃粥哩！」

鐵鐵回過頭去，背後格子窗子外面爬着許多眼睛，霍霍地朝他閃爍着，他嗒嗒嘴巴，抓起一把雞蛋碎殼望窗格上摔過去，哈哈地笑起來：

「哪，把你們吃！」

窗格子外面發出一片尖銳的駭嘆聲音，老板娘堆出一臉的笑，回過身去。她穿着一件香露紗短衫，轉動身體的時候便瑟瑟啦啦響起來，燕子尾巴在那里一蹩一蹩似的朝着窗外的人說：

「我是天地良心哪，觀音菩薩在頭上，我是要把他料理得安安頓頓的，纔讓他去哩！」

「不是嗎？」外面回過來一陣嘻嘻的笑聲：「你老板娘量大福大，包你今年生一個白胖兒子。」

孩子睜着兩隻烏黑眼睛，不懂她們在嘆些甚麼。他把一碗粥喝了下去，正待把着二個雞蛋塞進嘴去，忽然窗格外面房里，有人在狂烈地敲着板壁，一個粗暴的男人聲音在叫：

「別跟我吵囉了！車子雇好了，快點打發他走！」

老板娘盯了板壁一眼，吐出一口氣，望着孩子輕輕地說：

「快點吃吧，車子來啦。」

「真的，坐黃包車嗎？」孩子把嘴一抹舔了起來：

「那末你呢，你不去看戲嗎？」

老板娘沒有回答。孩子弓下身去，拔掉他的破皮鞋，亮亮地奔向前面去了。

「真是找一粒蟲子在領子里爬！那裏來，送他到那裏去，那麼大的醫院裏把人往我這裏送，我不是靠吃西北風附店的——豈有此理！」

跟在孩子後面，是一串夾着老痰的粗糞聲音。

一九四一，八月。

伴侶

陽光落在病房的窗台，寂寞地推着幾條蘆簾的陰影，爬在我對面的牆上。許久了，似乎沒瞧見它移動過一下。

初夏冗長的晝午，壓在病人底心頭，那彷彿是塊鉛，但又是多麼沒有分量的一塊鉛啊！我平靜地躺着，望望那自己的手。望望那白得耀眼的天花板，望望窗，望望牀頭的熱水瓶，是的，我想應該喝點水了，只是當我伸手向水瓶的時候，我又覺得自己並沒有口渴，於是不知道了多久，我那無聊的視線，彷彿一個學步的孩子那樣，不由自主地終於又觸到對面那堵牆，緣着那一條條的陰影，終於又落在下面那位新來的病人身上，一位新來的年輕產婦，據說差點還幾乎把孩子生在車子里。

也許是因爲新來吧，她躺在那里似乎不像我這麼舒適自在。半天來，老把條手膀壓着自己的頭額，同時從手膀下面，我不時能看見她那長長的睫毛，在那里悄悄地作着有規律的震動，而眼光卻沒有離開過上面的天花板。好精神，在等着它家里的什麼人吧？我這樣想。

是的，她來得太倉促了，進到病房的時候，似乎什麼也沒有帶，一付担架抬着她，一個護士匆匆的跟在後面，誰也沒有說過一句話，等她一躺到牀上，別人的事情完了，哄的走了，撤下我們這間小小的二等病房，也就很快恢復了它原有的平靜。

她留着過短的頭髮，似乎隨手從那一面看，必定最先看見她的耳朵，配上那付黝黑的臉色，和牀下那雙手工拙劣的，看來還是自己用粗布條編織的涼鞋，我斷定她不是一位嬌養的太太，是一個蠻不講修飾的女青年，我同時有把握的確定起她的身份來。但儘管她是一個怎樣的人吧，這里可是病院，她到底是個病人——一個剛生下孩子的產婦啊！所以我又不能不替她想，這麼久長的半天了，她難道不想吃一點或喝一點什麼嗎？剛生下孩子的產婦，什麼力氣都在痛苦的掙扎中消耗完了，她是不能例外的，是的，她是怎樣的需要營養，需要那些有營養易消化的什麼流體和食品啊。

我幾次的想跟她搭話，可不知道怎麼開口，她不認識我，我也從來沒有見過她，她似乎也並不想跟我認識，我們中間雖然只隔三四尺路，但她那盯着天花板的固執的眼光，却將永遠不讓我有開口的機會。我閉上眼皮，覺到比一個人的時候還冷靜還寂寞。

牆上跟蘆籬的影子一起混進的陽光，我久不留意它，這時已經漸漸的淡了，漸漸的爬上

屋角，泛着一抹杏黃的顏色，背着什麼重負似的在默默地退縮出去。

房門輕輕地漾開，我不相干的鬆了口氣。我想這一定是她家里的什麼人來了。但進來的人却是一個燙髮的護士小姐，拿着兩枝計溫器，向我點點頭，便走近對面的病牀說：

「是妳吧——要求調三等病房的產婦？」

「是的，小姐同志！」

她把手膀從頭額上拿下，很快的坐了起來。我看見護士小姐沒有阻止她的坐起，很想大聲的叫——「呃，你不能動呀！」我不安地望着她那跟臉色一樣黑的頸子，她正打着下江口音，用慎感的眼光望着護士小姐說：

「我這裏沒有什麼親戚哪，小姐同志，請你就替我調吧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是沒有得空位呀！」

「那末，」

「那末就這里住住好囉！」

我不愛聽護士小姐那悶在鼻子的聲音，特別是今天，我也更不高興看見她那兩條畫過的眉毛，當她給我一按脈搏，我就忍不住的告訴她：

「那麼請小姐留意着，如果三等房有病人出院的時候，就儘先讓這位——這位同志去住吧。」

「不過她的入院手續還沒有辦妥吶！」

「但是她不已經住進來了嗎？」

我不相信自己會這麼容易冒火，心很有點跳，而小姐却當我孩子似的拍拍我的手說：

「好，休息休息吧，你不很快就要出院了嗎？」

「不過，這是我自己的事情呵——小姐！」

我彷彿受了挨打的侮辱，護士小姐走出以後，我只是楞着那扇被闔上的房門發呆。她顯得那麼有力，很像要把什麼人關死在這里。不錯，我很快就要出院，熱度退了，腸胃也正常了，這可不相干，當整個房間浸沉到溟濛的暮色里，我的心重起來了。

「呃，同志！」

我從灰暗的光線里，吃力地望着半靠在對牀那位產婦的模糊輪廓，加重語氣說：

「你怎麼可以坐呢，快躺下呀！」

「謝謝，我想靠靠舒服些。」

「舒服些？」

「嗯！」

她的聲音完全吞在喉嚨里，但顯然又裝着蠻不在乎的樣子。我伸手去拉牀頭的開關，她這下可敏感極了——似乎我的一舉一動都沒有逃過她的眼睛，她顯然沒有看我，却已經知道我要開燈。立刻悉悉索索的在那裏不安地動着，彷彿一匹受驚的野兔，當電燈開亮的時候，她又很快的躺了下來，弓着身體面對裏廂的牆壁，一個枕頭壓蓋在她的後腦上。她在跟我開什麼玩笑嗎？在那一秒鐘的沉寂里，我感到我們中間的空氣已是怎樣的不能調和。我隨手拉起一本書報，遮着自己的眼睛，不敢再看她。是的，我明白她，她是怎樣的不願看見別人。也不願自己以外的什麼東西看見她。正像她對於我的開燈，要感到那樣的不安。

可是，這到底太使人不能理解，人到底應該就是人，我沒有沖撞她，我叫她躺下。這不能算是我的冒昧，無非爲了怕她多流血，她難道這一點常識也沒有嗎？不。她簡直在生氣，大概她也不要聽護士小姐的鼻音吧？大概一個多少在生活里掙扎過的人，有點知識，又有點血氣，而又像她那麼一點年紀的女人，自然攪不來，受不慣，然而這又值得什麼呢？

「呢，同志！」

我想着想着，終於又忍不住的叫她了。我把畫報合在身上，像望着一個老朋友似的望着她。我說，然而話到口上，我又不知道打那里說起，假使她並沒有在生氣呢？

「呃，同志！你想不想喝水呀；要喝水，我這里有熱的。據說老法是生了孩子不能喝冷的東西的。」

「謝謝你，我不想喝。」

她投了我一眼，但很快就把眼光移開，似乎在望我身上的畫報。

「你想看嗎？醫院生活實在太寂寞了。」

「不，謝謝，醫院里靜倒是靜的。」

「不過，我總覺得有些醫院，特別是初初住進去，就說那護士小姐吧，呃，彷彿病人對于護士，總像欠着她三百兩——」

「呃，同志——你知道醫生晚上還來吧？」

她聲音壓得異常緊，緊得似乎有點抖。同時她又把那條粗黑的手膀壓到臉上，我巴巴的望着她，但只能看見她咬在下嘴唇上的幾個光潔的白牙齒。

「交涉調房間的事情吧？」

「我想問他幾時出院。」

「出院？大概像你這樣的身體也得十天吧。」

「十天？我想明天就出院呢。」

「那怎麼行呢？」

我們要不是初次見面，我簡直會以為她在開我的玩笑，但是她到底說些什麼呀？我懷疑自己的耳朵，不然她應該還是一個毛病不輕的女人。

「呃，我想告訴你——」

什麼，她瘋了嗎？她又坐起來啦。而且，那眼睛，那隨時在避開我的眼睛，這下她爲什麼要那樣的望着我？彷彿要從我臉上找尋一個別人所看不見的東西，或許我根本就不會有過這東西的東西。我下意識的摸摸她正望着我的地方，一壁惶惑地說：

「好的，那麼躺下來說吧。」

我巴巴地等着，一壁猜想着她將要告訴我的什麼，但實在的，她不認識我，我也從來沒有見過她，她跟我，二個相處半天，伴侶，我能知道她的什麼呢？而對方回答，却也是一串長長的沉默，這時她那白多黑少的眼光，也早已移向半空，望着那盞暗紅色的藍罩電燈，很

久很久，彷彿不怎麼感興趣似的搖搖頭說：

「呃，我想告訴你一點前線生活，你大概沒有到過前線吧？」

這什麼話呀！她在耍弄我，她大概在她的朋友們中間，玩慣了這套耍弄把戲吧，我不能不憤憤地說：

「這就是你要告訴我的嗎？同志，我想你應該保養保養，一個初產的人，至少得有充足的睡眠，你大概還是第一次生產吧？」

「是的，謝謝！」

之後，我們再沒有說過什麼話，也不知在什麼時候，我們兩頂圓圓的紗帳，也給人替我們放下來了。

窗里透進夜的涼風。醫院的什麼地方，起伏着一羣男女的悠揚歌聲，教徒們的晚禱開始了，幾天來，一到這晚禱的歌聲，在夜底微風裏向我播送時候，我就輕輕地拉好身上的絨氈，慢慢地合上眼睛，覺得歌聲在慢慢地和我隔遠，遠到聽不見了，大概我的睡眠也就開始了。但是今天，胸口里就像喝過酒似的，一股什麼東西從那里強烈地翻向全身，翻過去了，一下又湧了回來，我像躺在被陽光烤得火熱的雲層里，只是眼睜睜的望着紗帳的圓頂，望着紗

帳的圓頂，望着，望着正又像一個走着冗長的山路的旅人，走着走着，走不動了，還是走，精疲力盡了，還是走，走，走，這繞在腳上的糾纏不清的山路，非得逼他走，走，走，——我戰心自己會失眠。

「呃，同志，還沒有睡着吧？」

「啊，你到底要怎麼啦！」

電燈早滅了，一個人隔着紗帳推我。我猛的坐起，從搖晃的燭光里一眼瞅着站在我面前的產婦，我簡直不能想像什麼，對於一個瘋子，我能說什麼呀！

「呃，同志——」

但終于我阻不住自己的說話，正像一個怕病的人，病偏偏要糾到他，可是我的聲音爲什麼這樣抖呀，而且這樣沙——「呃，同志，我簡直不能明白你，要這樣的糟蹋你自己！」

「啊，你實在太好了，我想不到會在這里遇到像你這樣一位好人，一位真正的人！」

她抓住我的手，我望着她的那雙落塘了的白多黑少的眼睛。我越發不安地說：

「但是你儘說這些幹嗎呢？這些對你，都是損害你的廢話呀！喝杯水靜靜吧。」

不——

她擱過我伸向水瓶的手，人支不住的在我牀沿坐下，那件醫院里的寬大的白衣，更短到遮住裸赤的腿膝。她用落塘的眼睛望着我的足足有一分鐘，嘴唇厲害地顫着說：

「我要懇求你。」

「我？」

「是的，你太好了！」

我望着牀頭那支小小的燭火，芭蕉樹在窗外發出不安的簌簌聲。

「呃，同志，我們說不上還於大同鄉吧，但我是並不想用這種關係向你懇求。我記得自己從來沒有求過人，我家里是有錢，但沒有一個人，一個真正的人！呃，別說這些吧——」

「你的先生呢？」我插上去說，「那孩子的爸爸？」

「他——」

她嘴唇突然抖動一下，一個顫慄的低沈聲音，像是什麼東西無聲地落到深幽的山谷里。燭火微微一晃，我看見一層陰慘的暗影驟然從她黑的臉上掠過。病房外面什麼地方一隻鐘，滴答地在響，隱約地可以聽到隔壁病房的病人鼾聲。

停了一會，她抬起頭來，摸着我的臂膀輕輕地說：

「這城里有地方可以寄養孩子吧？」

「你打算把孩子寄掉？」我覺到她的手指在我臂膀上微微顫抖。

「是的……」她從喉嚨底里應了一聲，那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，接着她的臉又低下去了。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，在這城市里，我和她一樣，是完全陌生的。我也不知道究竟有什麼地方可以寄養孩子，我儘量把所有的朋友和社會關係都想了一下，但結果顯然還是一樣。

「我想大概可以找吧。」

我吃吃地說，連自己也不敢相信所說的話。

「聽說要孩子的父母在本地才行呢，我也不很清楚——要是在我們家鄉就行了，那一點也不費事……」

我實在沒有勇氣再說下去，彷彿我對她做了甚麼抱歉的事體似的，一種不安的感覺重重地壓着我的心。

「一些辦法都沒有嗎？」

她又說了一句，聲音却不像剛才那麼柔弱。我瞥了她一眼，她把下唇緊緊地咬着，兩隻落塘的眼睛盯着黑暗的牆角，射出一種奇怪的堅決的光芒。

「同志，」我拉拉她的衣袖懇求地說：「睡吧，傻傻總有辦法想的，現在你且莫想它，靜靜地躺着要緊。」

她似乎沒有在聽我的話，忽然把頭一撇說：

「小孩子呢？她們把他放在那裏？」

「在嬰孩室裏吧。」

她沒有說什麼，站了起來，拿着臘燭搖搖晃晃地走回到自己牀鋪前去。

她把白色的被單包着身體，坐在牀上，拿起臘燭，正待要吹熄時，忽然朝着我無聲地一笑，這一笑是那樣的慘厲，我彷彿在甚麼地方一幅名畫里見過似的，直到現在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里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醒來時，發現她不在牀上，那件寬大的白色襯衣一半拖在牀那邊，我不知道她到那裏去了。

直到吃牛奶的時候，忽然在我的茶杯底下發現這一張條子。

「同志，我走了。我想你也許了解我吧？你讀過聖母瑪利亞的故事吧？然而我却是一個人去了。孩子在嬰孩室——你告訴我的，我沒有見過他的面，我不敢看見他。我懇

「求你，給他一點幫助，要是你不太爲難的話。」

我的手顫着，隨着我顫抖的手，紙條無聲地飄到地板上。

一九四二，四，二。

繳卷

崔同志走過客堂裏那些房東房客的女人面前，默然地啃倒着頭，望着那雙吃飽泥灰的黃皮鞋，只瑟瑟兩聲，就跨進自己的房間，還生怕後面有什麼要趕上來，又很快的把門踢上。

房裏很暗，剛從外面進來的崔同志，就像被推進了黑牢，除了糊在對面窗框上的，一層泛着黃色的玻璃紙，向他漾起微微的波動以外，什麼都扮着喘不過氣來的苦臉。但崔同志連瞧也沒有瞧他們一眼，便立刻打開四仙棹的抽斗，拿出半刀稿紙，像匹瘦馬般的在桌上伏了下去。

汗不住的從他的額角上淌下來，但落到稿紙上的，是抓緊在他手裏的那枝關勒筆，他用勁地澗出沙沙的聲響，一口氣就寫下了這麼幾個粗壯的頭號大字：

「政工作的經驗與教訓」。

是的，這就是他的文章的題目。爲了這題目，他還曾經和同隊的楊同志激烈地辯過一場，他說真文章正像講話和做人一樣，要實際，要樸實，要有內容，讀者的眼睛，決不是一個

漂亮的題目所能滿足與蒙遮的。

「好極！是極！」

楊同志氣得逼出一陣冷笑。於是一見崔同志，就陝着那雙睜個不停的眼睛，責難似的問着：

「大作幾時繳卷呀？恐怕內容太豐富了——文章裏裝不下吧？」

剛從本隊部出來的時候，范隊長又急急地喊住了他：

「文章快完成了吧？實在太重要了。」

完成？崔同志摸摸他那瘦削的長臉，幾幾乎從地上跳起來。拿什麼時間叫人寫文章呀？這三天來不全是雜差嗎？可是他沒有這麼說，在喉嚨裏嚥着一口氣之後，就射出發亮的眼光，罩住這位矮小的隊長說：

「嗯，差不多了，晚上隊員大會的時候繳卷！」

「好極！『抗戰』編者已經催過我們，要等着出政工專號哩……」

底下的聲音，崔同志簡直沒有聽，反正推車撞壁，晚上是必定要繳卷的了。繳卷！繳卷！他一路回來的時候，就像有幾十隻火雞在後面追着啄他。

但他絕不忘記，在政工工作的政訓裏面，他要特別指出隊員同志之間的意氣相爭，傾軋嫉妬，是妨礙工作不能順利展開的大毛病之一，而且還要舉出幾個實際的例子來，像楊同志這種人吧，可說是一缸黃鱔就獨患他這條銀！

崔同志眼睜睜的望着他面前的原稿紙，不知什麼時候，他才發覺題目最末的一個字上，竟漏下了一大滴墨水，化着，已經有銅元那麼大一塊，連上面的一個字也吃沒了。

「糟糕！」他一手抓起這張稿紙，就生氣地把它撕碎，同時打斷着他對政工工作教訓的一長串思想。

房裏早恢復了平時的光線，崔同志臉上那一顆顆紫色的細泡，更清楚地從他那赤糖色的皮膚上梗了起來，蒙在一層汗的油光裏面。這時他沒有動筆，正仔細研究着剛從工裝袋摸出的那張文章的大綱，有些字已經擦得很模糊，跟着這些模糊的字跡，他兩條濃黑的眉毛，就像要打起來似的，彼此用勁的翕動着。

一隻從牆縫裏探出頭來的大蟑螂，默默地爬到他旁邊的玻璃窗上，一個小心的尖兵那樣，在窺望着窗外的一些什麼。

「吃飯，先生！」

當崔同志剛剛提起筆來，背後那扇笨重的房門，突然給人用力地踹開了。

「啊，你說什麼呀？」

崔同志霍的轉過頭去，臉拉得很長，望着房東家的那個打赤膊的燒飯孩子，就不客氣的把牙齒一咬。

「你們趕黃梅嗎——我不餓！」

從門裏竄進一股火勃勃的熱氣，混着孩子身上的汗氣，兜頭撲面的擁向崔同志。崔同志一手掠起掛在前額上的一撮短髮，擰着頭，把聲音悶在面前的稿紙上說：

「把門關上，我不要吃。」

門對面那窗框上的一層黃色玻璃紙，又瑟瑟地漾起一陣微波。房裏回復着陰暗的光亮。

爲了文章的開頭，崔同志簡直一連否定三個以上的想法：他頭痛那些八股式的俗調，譬如任何文章的開頭，必定要拉到偉大的抗戰，那問題在抗戰中是如何地嚴重，他認爲這是不必要的空套。於是他想把範圍縮小到本省來說，從本省的政治形勢的分斷着手，但等他措辭措好的時候，他牙齒一咬，心裏暗暗地咒着：

「呸！不一揆是八股嗎？」

他立刻捧着頭，好像頭裏真在作痛似的，馬上決定不戴冒頭，開門見山就提出本縣的工作情形。然而五分鐘以後，他把手裏的關勒銘筆重重地往桌上一摔，搓搓汗濕濕的手，他覺得這到底是篇重要的文章，又不是流水賬的報告，而且他所要寫的，至少是個全省性的現象，他猛地站了起來，走到貼靠裏壁窗框下的那張板牀跟前，垂着頭，就把個沉重的身體倒了下去。不知是牀板還是底下的地板，突然苦悶地叫了幾聲。

他眼睜睜的望着上面的樓板，這塗着白粉的樓板，就像一個醜女人似的，到處剝得顯出滿體的瘡疤，從那些瘡疤裏面，他似乎看見兩隻睜個不停的眼睛——同隊楊同志的眼睛，在向他冷冷地笑着，同時尖起那貪食的老鼠嘴：

「對啦，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裏面，只有一個人的文章不「抗戰八股」，多可憐呀！我實在希望這個人的文章，早一天和我們這羣可憐的讀者們見面，不然等到抗戰勝利以後，那實在是可惜的，並且也是我們巨大的損失！」

「拍」！崔同志幾乎用全身的力氣，打着停在他頭額上的那隻刺人的蚊蟲，他望望手掌上的血，嘴裏的牙齒，咬到吱吱地發響，彷彿一分鐘裏面，就有個什麼東西在他的身體裏爆烈。

「可恥」！他用抓緊的拳頭，搗落在身邊的簾子上面，他覺得青年人最可恥的毛病，就是生着眼。專門看不見自己。尤其是楊天林這種流氓型的傢伙，他除了成天的亂吹以外，究竟幹了些什麼工作呢？無奈一般幼稚的青年，就像五官不全的動物，只要什麼人吹得好聽，吹得響亮，就不惜像蒼蠅般地去附和着他。

提到這，崔同志悶在心裏的氣可又來了，不是嗎，當他突然從隊本部裏搬出來住的那一天，確實忙煞了全隊同志，在楊天林的大旗下面，形勢洶洶，倒說要和他來一次激烈的傾向鬥爭：

「這是逃避現實！」

「個人主義的抬頭！」

「反對破壞集體的自由！」

崔同志鐵青了臉，最後梗着滿額的粗筋，他射出微微發紅的眼光，照住全會場的每一個同志，他完全用壓扁着的聲音說：

「是的，所有一切的批評我承認。但是爲了工作，爲了我個人的前途，在不離開工作的大前提下，我需要一個比較清靜的環境來進修自己，難道這算是出軌的行動嗎？難道我們

的抗建工作，就只求在形式上的表現嗎？又難道只允許從事抗建工作的青年專做刻板的工作，而不希望他向多方面去發展嗎？又難道……」

在崔同志接連着九個「難道」以後，全會場頓時像暴風雨過境了樣的平靜下來，只有小小的聲音，水泡般的在那裏起伏着——

「詩人呀，這是詩人的偉大！」

雖然崔同志平日沒有以詩人自居，但自從他在政工壁報上發表過那篇「征兒夜渡」的一百二十行長詩以後，別人這樣叫起他來，他也沒有反對過。

所以在會議結束的時候，就又有笑瞇瞇的站起來：

「今天的會議頗有詩意，我要求崔同志痛痛快快的來一篇！」

而楊天林同志也出乎意外的熱烈，趕過來抓住崔同志的手：

「你偉大，你偉大，敬祝我們的老崔，翱翔萬里，翱翔於九霄雲外！」

崔同志愕然地退了一步，昂着頭，用生氣的鼻孔，望着面前的楊天林，但心裏却這樣的說：

「哼，慢着吧——老楊，無論怎樣，咱老崔總比你耍高強一手！」

崔同志仰躺在牀上這時忽然長長地鬆了口氣，於是繼續把他的思想，集中在那篇文章上面。是的，這至少是一篇全省性的文章，在全省，這種結實的文章，而且真正出於工作幹部手上的，到今天還不會看見過一篇，那些人說來說去，總不出乎那幾點空泛的俗調。

接着，他覺得房裏的光線，慢慢地清朗起來，摸摸臉上那些紫色的細泡，也平了許多。尤其使他興奮的，這個難產的文章開頭，不知怎麼一來，居然已經給他想出來了，既不八股，又不空套，可說是誰也沒有這樣寫過的一種最新穎生動的冒頭，誰說政治性的文章不要豐富的感性去組織？

他有力地抽出壓在後腦下的那條臂膀，戰勝了什麼似的，連人也輕快地坐了起來，彷彿走上演講台去的那副勁道，又習慣地聳高着右面的肩頭。走過洗臉架跟前，故意停住脚步，對着掛在柱上的那面腰圓式的鏡子，深深的望了幾眼，然後引為缺憾的摸摸瘦削的下巴。

崔同志沒有錶，只見他約莫連吸了五六枝捲烟以上，攤在他面前的半刀稿紙，還是整整齊齊的，除了重新寫上的那個題目以外，底下只添了崔海明這樣一個連在一筆寫成的草體名字。他往往看見許多雜誌裏的文章，甚至有些是十足的「抗戰八股」，但編輯先生老不惜麻煩，尊敬地把他們的手筆印了上去。他的手筆顯然沒有給人印過，但他至少相信自己的字跡

，是秀麗得絕不落於俗氣的。

他噴着三口一口的烟圈，正像他着手寫詩以前，要把那萬馬奔騰般的思潮，壓進這些烟圈裏去，來加以苦心的提煉和清濾。總之，他是絕不肯輕易揮筆，他常常對一般寫作快手，加以這樣的評語：

「哼！文章這樣容易寫嗎？怪不得稿費要跌落到如糞價一樣了。」

而且他還反對，什麼文章末尾，要吊上一行幾月幾日之夜，甚至幾月幾日的警報聲中，他斷定這不是作者的胡亂吹牛，便是粗製濫造的明證。

烟圈一個一個的向四面散開去，房裏走不進風，這烟的霧濛，看去似乎非常的沉重，那麼模糊地遮隔着崔同志四圍的視線，從關着的玻璃窗裏望出去，更只見一片逼射在走廊上的陽光，但那也僅像是輻射在雲層背後的一種餘光而已。

兀坐在烟霧中的崔同志，突然的站了起來，好像尋找什麼似的，眼光霍霍地朝桌上掃了幾掃，猛地抓起那枝筆，一下又用力的坐了下去，隨着漾起在赤褐色臉上的那個微笑，一顆顆紫色的細泡，又興奮地梗了起來。

這下，崔同志似乎連氣也不透，他的筆在原稿上靈活地移動着。一條粗粗的汗線，從後

腦的髮根下，偷偷的爬進那件綢襪衫的領子裏去。

「什麼。」

一個近於要爆炸的女人聲音，驀地在隔壁客堂裏射了過來。於是一陣腳根着地的脚步聲，鼓搥鼓般的，急速地從崔同志窗外的走廊上走了過來。

「呃！」崔同志手不停筆地嘆了口氣。他知道這是房客金奶奶，整天吃飽着飯沒事做的醜女人。金奶奶那可怕的獅子鼻頭，在他充滿着思潮的腦幕上，可鄙地閃了一下。

「什麼，說我們姓金的要揩她的猪油嗎？你們看，你們看——」

格頓格頓的脚步，又震着崔同志的玻璃窗瑟瑟地發抖，金奶奶的聲音，簡直就像重鎊關槍般的，又回到客堂裏開始狂亂地掃射起來：

「我吹牛嗎？我真不吹牛，我們猪油要買就買一塊錢！你們看，我還要到她姓馮的——蒼蠅肚裏去揩點葵油嗎？」

接着手一拍，原來在客堂裏息畫的那些女人們，全都一窠蜂似的響應起來。這裏面有房東太太，有太太的女兒，有太太的媳婦，有樓上的房客，有樓下的房客；外加上孩子們的七嘴八舌，哄哄地，哄哄地，整個客堂，就像鬧了什麼亂子的說書場。

「媽的！」

崔同志的右眼角上，突然暴起一根粗筋，摔筆筆，人就軟綿綿的在椅子上靠了過去。一些沒有熄滅的煙頭，裊起扭動的青煙，飄散在高低不平的地板上儘媚着。

這時逼射在走廊上的陽光，已經誰也沒有注意的爬到了天井裏的風火牆上。客堂裏的女人們，立刻一哄而出，就在廊子下形成一條雜亂的散兵線。

「我請客，我不吹牛，請客算什麼！」

金奶奶那沉重的背板，猛的往崔同志的窗框一撞，玻璃岌岌的震着，樓板上撲下一陣灰砂，正落在崔同志的原稿上面。

崔同志朝窗外狠狠的盯了一眼，這下再忍不住的跳了起來了，走到門邊，但忽又咬着一個貧血的嘴唇回了過來，「哼，這地方的婦女工作，簡直不知在幹些什麼名堂！」他歇着四仙桌上的那隻熱水瓶，好像找到了什麼出氣的對象似的，就莫明其妙的咒了起來。接着，蹣跚地搖搖他的頭。

他覺得什麼工作都缺少辦法，一樣也不能夠達到他的理想。就說致工作吧，他也沒有一次不在會議上和同志們作着有力的爭辯。別人說他誇大狂，專門不落邊際的放空砲，但他

始終認為這班傢伙都是幼稚的應聲虫，毫無戰鬥的創造性，所以他的文章裏面，劈頭一點就直捷提著：

「不錯，我們都是時代的青年！但時代的青年啊，我們要做時代的應聲虫呢，還是要做時代的創造者？……」

他越想，越覺得這種開頭，是一種別緻的有力量的新作風。

於是他眼睜睜的望着那原稿，又興奮地燃着了一枝煙捲，吹去紙上的灰砂，發出低微的聲音對它朗誦起來。

外面一窠胡蜂般的女人聲，更夾着格格的笑声。

「你請客，金奶奶請客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！」

「自然囉，我不吹牛，要請就請燒餅！」

又是一陣緊張的笑声，閃雷般的從窗縫裏撥了進來。顛來幌去的黑色人頭，在玻璃上錯落地閃動着，彷彿誰也沒有想起，這房子裏還有一位正在絞着腦汁的青年詩人。但崔同志也儼然跟她們隔着一個世界，連眼睛也沒有向她們瞷望一下。他低聲地朗誦着，朗誦着。

一手撐着頭，半個身子壓在桌面上，朗誦的聲音漸漸地低下去，不知怎麼一來，那低下

去的聲音，忽然微微地顫抖起來，似乎在朗誦着一首憂鬱的新詩。到最後，這聲音就像一口濃痰似的塞在喉嚨裏，他咬着，咳着，於是一條條的汗線，從額上，臉上，頸子上，以及後腦際的髮根下面，交錯地向下面流着。背脊上有點微微發冷。

「糟糕！」

他一手抓緊額上的頭髮，捏着原稿紙的那隻手，就像脫了白似的，突的鬆了下來，半枝燃着的嘉寶牌，無力地落在地上其他的煙頭上面。

五分鐘之久，崔同志始終沒有抬起頭來，他簡直覺得這開頭，不知扯到那裏去了。文句雖然是那樣的美麗流暢，但似乎總應該改一個題目，「論青年」，或是其他甚麼。

他咬着嘴唇，咬着又咬着。房裏的光線漸漸地淡下去，剛才裏壁那糊着玻璃紙的窗框上，還射着一斜角將要下山的陽光，但這時倒像故意跟什麼人作難似的，也夾着尾巴偷偷的溜走了。

崔同志始終沒有抬起頭來，抓緊着的那把頭髮，連底下一層黃油油的頭皮也吊了起來。矮小的范隊長，眯眼睛尖嘴巴的楊天林，還有同隊裏那一個一個的男女應聲虫，這些一連串的討厭影子，就像賽會般的往崔同志面前的原稿上跳動過去。崔同志一下鬆開那把抓緊的頭

髮，隨手就在這原稿上重重的——拍：

「嘿！有本領他們來寫，我早說過——寫文章不是大便！」

但當他下足決心，要扯碎那兩張寫就的原稿時候，他又突然興奮地跳了起來，捉住那棧筆，毫不猶豫地，在原來的題目上扛了幾個粗粗的藍線，在旁邊寫着更大更粗壯的三個字：

「論青年」。

「繳卷，非得在會員大會上繳卷不可！」

房裏漸漸的暗下去，在灰暗的薄光裏面，閃亮着崔同志霍霍的眼光，他緊緊手裏的那棧

關勒銘紙：

「繳卷，今晚上非繳卷不可！」

鬥士

汽車不來不去，偏在離終點十華里地方拋了錨。

司機糊着麻臉，什麼也不說，一匹高脚瘦馬樣的拉着鬥下車了。

空里懸着雨後的烟雲，綠野無邊地伸展在我們兩廂。我們，這三十多乘客，起初似乎誰也不願開口，有的打開手里的報紙，有的偶而朝窗外溜一眼，讓六月田野的稻葉底滑香，把我們浸浴在幽靜的沉默里。區區小拋錨，在成天趕路的旅人看來，是算不了什麼的。

但是等着，等着，這幽靜的沉默，終於被我們那位押着五個犯人的黃衣警士攪動了，他擠出半個身體在窗外，眯着壓在帽沿下的吊眼疤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俺，這到好笑哪——他在那里喝風啦！」

不待這顆擊破平靜水面的小石子沉到河底，周圍立刻起着不安的波動。許多隻眼睛從窗里射出去，許多張鎖緊的嘴一齊張開了，對着那位坐在茶梯前面的麻臉司機，紛紛亂嚷着

「喂，你的瞌睡打醒了沒有？」

「啊，荷了屎要不要拭屁股呀？」

「嘿，混蛋！」

但想不到這位麻臉司機，倒蠻有點牛勁，半枝香烟吊在他嘴角上，倒偏着頭連眼皮也沒朝我們掀一下，我疑心不是汽車的熱鏽，說不上是這位麻兄忽然得了什麼毛病吧？可是輪不到我說話，一個中年商人猛的從座位跳起，露出一大排發亮的金牙：

「這，這，」

他透不轉氣來似地，嚕啦一聲把身上的雨衣卸了下來，並且用拳頭在窗上搥了兩下，口沫濺到別個人臉上。

「這，這班貨色我就挺觸眼——抗戰，抗戰把他們抗成老爺啦！」

「可不是，個個發了橫財哩！」一位成天像在打瞌睡的武裝文官，用壓扁的嗓子附和他，但他那瞌睡的眼睛里，似乎什麼也沒有看見。

「不，」

商人別有見地的，向大家推出一隻手：

「這倒不去管他，你們不知道，要是幾天幾夜的長途車，那真够受的，什麼客人不客人，全是他們的孫子灰孫子，一不那個，就會叫你這灰孫子留落在半路上！」

接着，他炯炯有光的眼睛向全車人一掃，朝窗外紫漲着臉喊起來：

「喂，開車的，你多少號頭？」

這派頭很不小，車里人都都愕然地望着他，一種報復的火燄在各人心里暗暗燃燒。但商人沒等司機的回答——也許並沒有回答吧，便霍的衝下車去，袋着風，他那件淡灰色的綢長衫，一時鼓得像魚肚里的氣囊一樣。我忽然倒替那位瘦馬司機担起心事來。

然而三秒鐘後，却證明我的担心是多餘的。原來我們那位出色的總代表，並沒有馬上撲到司機跟前，他立在劈對車門的水塘邊上，一隻老水牛正沉伏在塘里，露着出角的牛頭。在那里悠然地嚼動牠嚼不停的嘴。總代表的綢長衫，依然吹得嘩嘩地響。直到車里人陸續跟下去的時候，他才猛的掉過頭來，顯出十分沉着的样子，反剪着雙手開始向汽車的四週察看起來。而跟下去的人，依然一團火似的叫嚷着：

「他媽的，不開就叫他退票！」

「讓老子給他兩拳，問題不在開不開，簡直太不把我們放在他眼睛裏！」

「對，今天碰上了鬼！」

人聲越來越衆，一場惡鬥逃不過它的時辰了，我還樣想，特地伸出頭去望望那司機。

「啊，我看車子還綁得過去嘛！」

終於，我們總代表那銅鐘般的聲音，又一次壓倒了大衆的囉嘈。他蠻有資格地把隻橡皮輪一踢，車轉身去對茶棚前面的那個人——

「喂，司機，你過來！」

這下他沒有叫「開車的」，聲音也放鬆了許多。

司機過來了，把手裏的烟頭一摔，他蠻不在乎地說：

「自然，要拆拆爛污還不是照樣開，可是翻車不保險！」

「膽小鬼。至多苦一隻車胎。」

總代表臉上，透出一絲得意的微笑。司機可沒有望他，用固執的沙聲說：

「那就夠啦，一隻車胎現在值多少？你捏着千把兩銀子就買到嗎？」

「那麼你就不管了？」

總代表一下把紫漲的臉壓過去，差不多就要碰到司機的鼻尖。

「爲什麼不管？」

「一個人一點鐘，現在一天多時間給你耽擱了，你管，你腰眼裏掛鑰匙——管的那一門？」

「對！」

大眾有力地附和着。連我座位後面的黃衣警士，也巴巴的伸出頭去：

「人家有要緊公事呢！出了亂子你負不負責？」

「哼，叫他退票，乾脆就叫他退票！」

有人激烈主張要退票，把車身撞得蓬蓬亂響。但我們那位飽經風霜的總代表，却出入不意地在司機肩上一拍，頭頭是道的說：

「我看這樣，硬拚決不是辦法。我說，到×站不要轉車的統留上，等你另外放部空車來行不行呢？」

「行啊，不過你們自己去分好！」

司機聳聳肩膀，朝車上車下的人投了一眼。似乎在替我們打量轉車的人數吧？我感謝總代表的公正提議，一顆焦急的心放下了。

「好，那麼我們來點點人數吧。」

這位熱心商人，不僅是我們的臨時代表，而且還是我們這一羣裏的有力的指揮哩，他攔深藍色的橡皮雨帽推在腦後，臉頰上冒着熱氣，那炯炯有光的視線，首先觸到我臉上，我恭敬的向他點點頭：

「是的，我不僅要轉車到XX，而且還必需趕上那裏的火車哩！」

「嗯，一個要轉車的——嗯，還有你！」

他伸出一個手指，轉眼望着那個背上搭着小包的紅眼沿，立刻又彈起他第二個手指。我似乎看見一種彩色的光芒，從他的全身霍霍地放射出去，顯着他的身體，一刻比一刻魁梧起來，而浮動在他週遭的人們，也顯然地在那光芒照耀之下，變成一羣純潔無疵的天真孩子，那麼乖乖地聽候他的指揮。其實轉車不轉車，誰的票上又刻上記號呢？

時間很快溜過，淡墨色的烟雲在飛速地捲掃着。據這位指揮者的報告，轉車人一共是五個。於是他一脚踏上車來，開始他第二步的交涉工作。他對那位黃衣警士和五個犯人，幾乎命令地揮着手說：

「帶他們下去吧，車子二十分鐘就來！」

「不，先生！」

警士結結巴巴地映動他的吊眼痘：

「我們要趕上午的辦公時間交點人，而，而且——」

但不等這個說完，他立刻沉下臉着來揀着他另一隻手說：

「什麼而且不而且，拚在車子裏你就趕得上時間嗎？快，別耽誤別人的路程！」……

「不過，先生——」

「呃，短話別長講，應該服從大家的意見。你們當督察的，這點總該知道吧！」

我只見察士結結巴巴的苦笑一下，便帶着他的犯人下車了。

天邊露出清秀的山脊，什麼都顯着開朗的氣色。轉車人統上了車，那商人揭下後腦上的雨帽，也不慌不忙地押着司機上來了。但正要開車的時候，下面人叢裏突然迸出一個暴聲，那位整天像在瞌睡裏的武裝文官，却青着臉死命爬上車來。在他的背後，激起着一陣忿怒的吼聲，許多隻手把車窗拉住了。

「不行，不行，他怎麼可以上去？」

「呃，媽的，要去大家去，誰的票價少一毛嗎？」

車身一時給撞得打雷似地鳴響起來。文官臉上全梗着青筋，但半個身子澀蛇似地掛在車窗下面。而在別個車窗裏，也都塞進各色樣的人頭來。

「啊，你們！」

商人剛措好自己的座位，但不能不跳起來，那銅鑼般的聲音，也顯然的粗厲起來，拍着座位上的皮靠，首先對準那位文官，不客氣的瞪了他一眼說：

「呃，老兄——何苦呢！這是大家的意見啊，一二十分鐘，那裏不來，那裏就不去啊？」

「什麼，你配命令我？」

文官露着虫性的黑牙，通一聲，他踉蹌地跌進來了。立刻大聲命令司機：

「開車！快！」

但車外立刻也響來狂驟的咆哮，他們的眼睛全紅了，連那個吊眼泡的黃女警士，也亂亂地撲到司機跟前：

「媽勒皮，你敢問！」

「下來，他媽的拚到明朝天亮再說！」

文官急氣直喘地繼續他大聲的命令：

「開，管他媽的——你開呀！」

但我們的商人一看這勢頭，便一步旋去扭開了門，在幾十隻發紅的眼睛裏，他從容不迫地走下車去，走到他們的中間，扮着一個演說家的姿勢激昂地說：

「呃，所以，所以中國的事情就弄不好！人心可怕，沒有公理，個人高於一切，一切就只有他個人！要是四萬萬五千萬人都這樣，中國，中國早亡在日本手裏了！呃，可怕可怕！」

周圍的人默然地望着他，一個小聲在吃吃的說：

「斷命車害人，本來屁也沒有事情！」

一切都回復了死的沉寂。水塘裏的那匹老水牛，忽然哐哐地叫了兩聲，牠世故地瞧了人們一眼，伊耐不住的淋起滿身泥水，尋着綠野間的小徑慢慢地踱開了。

車里也早空了，所有人全把路旁的茶棚佔滿着。

風多情地拂着我們，然而誰也沒有這心思打理它。茶棚角裏冒出熱騰騰的香氣，還有人故意把鐵鍋敲得鏗鏘地亂響。

「好，來一盤炒麵吧！」

那個武裝的文官，青着臉把桌子一拍。一排虫蛀的黑門牙，頓時特別可憎地露出在我們面前。一個轉車人朝我投了個眼色，表示要我再認識這位大眾的叛亂者。

「哼！」

我背後那個商人，也不約而同地吐了口氣。但終於等不多久，他的聲音又響亮地震懾在死寂的空氣裏。

「總之，沒有談頭——人是可怕的東西！爲什麼歷代朝朝有好人。沒談頭，你朝南，他朝北，國家如此，民間又何嘗不如此？」

是極，我沒去望他的臉，但是我想像得出他那激昂感慨的神氣，理直氣硬，他是我們中間傑出的英雄，我暗暗地這樣誇頌他。我看見許多人的眼光，彷彿和我有同感似地，時時異樣的注視着他。

我尤其驚佩他的談鋒，這時又激昂感慨地和他附近的一些人談了起來，從戰事談到商業，從商業又談到國際，談到個人的細生活，好一位身經百戰的鬥士啊，我重複地這樣想。而周圍人在他那霍霍有光的照射之下，又開始像一羣孩子似地活潑起來了，似乎汽車的拋錨，已經是別人的事情了。直到麻臉司機從外面慢吞吞地走進來的時候，這才引起了人們的記憶

，我們那位商人，首當其衝的撥轉話鋒對着他：

「啊，你到底要把我們怎樣擺佈啊？」

「你們自己弄好了再說！」

司機冷冷地在另一張條凳上坐下。

「我的責任嘛，等總站放車來接你們。」

「那麼總站不放，你就是說，叫我們默在這裏喝風了？」

商人霍的從竹凳上跳起，一手指到司機的麻臉上：

「嘿，我看你還是第一天開車吧，車子拋了錨，什麼辦法也沒有，你算跟客人賭氣嗎？」

啊，打死老婆×死×，你就不能把空車開回去再說？」

「那是你們全體客人的意見？」

司機挖苦地朝所有人掃了一眼，這個生氣地把桌子一拍：

「當然是全體客人的意見，客人的目的是趕路，不然花鳥鏞坐你車！」

「對啦，對啦，叫他空車放回去，他媽的！」

「真是他的媽，叫我白等了一個多鐘頭！」

許多人附和着，聲勢洶洶地，彷彿目前天大的敵人，就是這位不經一舉的瘦傢伙。

「好，話說一句，你們再有什麼嚕囉，我可死人也不管賬！」

「他媽的多神氣——快去開你車！」

黃衣警士拿出向有的威風，把他用力地推出了茶棚。

「啊！」

突然那個武裝的文官，似乎麴錢還沒有來及付，他胸有成竹地出人不自覺的射出門去了。

外面激起馬達的吼聲，但一羣人也發 似的追上去，眼望着那個已經鑽上車去的武裝文官，像要一口吞下他似的，大聲喝着：

「不行，他什麼東西！」

「混蛋，把他拖下來！」

我也不服地限到外面，只見我們那位商人，也已經首當其衝的趕在挺前面，喝令騎車裏的那個人，口角上推着白沫，臉色漲成猪肝一樣，金牙齒暴怒地咬着嘴唇：

「下來，請你放明白點！」

馬達突突地，車身已經在移動了。但我們的商人，却奮身一躍，立刻從車門裏撲了進去。

一轉瞬之間，他忠實地執行了大眾的意見，拖出那個文官，使勁朝車下猛力一推，並且有力地迸出他的銅鐘聲音：

「下去，這是大家的意見！」

文官一個踉蹌撲倒在地上，隨着滾動的車輪，那半開的車門，忽然也拍的一聲關上了。

「啊，他，他！」

大眾茫然地呆了一下，直到再衝上去的時候，汽車已經揚起一陣青烟。飛似的奔躍在遠的路上。從車窗裏，只見一隻灌飽着風的綢質衣袖，向大眾們拍拍地飄響着，同時落下一個響亮的聲音，清楚地這樣說：

「對不起，我還要趕車哩！」

「是的，趕車，好一個身經百戰的鬥士啊！」我默然地望着天邊約山脊。

雪
夜

雪默默地飄，天在漸漸黑下去。

駝五叔，這個失業的老路工，坐在他的舖上，望着破樓窗外一片灰薄的亮光，兩隻定神的小眼睛，在陰鬱的臉上，死魚肚的發白着。

他剛剛發覺丢了錢，心里異常悲哀。這十幾塊牽命錢，還到哪里去找啊？癩金山，唔，這狗娘養的偷跑啦！

他悲哀地嘆口氣。遮在窗上的半塊破簾子，袋着風向他瑟瑟地抖起來。他摸摸自己的臉，真是我心不知你心，倒看不出癩金山這狗養的，半百年紀在頭上了，還有這麼一手哩！不過，他幾時偷老子的呀？手脚做得真乾淨，莫非是夜里？呃——怎麼不是夜里呢？想着，想着，他忽然生氣地跟自己掙白起來，但很快也就點一下頭，彷彿替別人查明了一樁平凡的竊案，總歸錢是癩金山夜里偷去的，他居心要偷，不伸一伸手就摸到了嗎？

「自然囉！」駝五叔用力挖出一塊鼻屎，拈了拈，拿到小眼睛前面，望着它斷然地說。

隨後又從喉嚨里霜出一口痰，手在胸上輕輕的撫着，他覺得如今這世界，真是打個呵欠也有人想割掉你的舌子哩！他搖搖頭，悶聲不響的倒在鋪上了。

窗外那片灰薄的亮光，許久沒有人望它，悄悄的消失了。黑暗撲進房里，吞噬着所有破爛的東西和倒在鋪上的駝五叔。

不知又過了多久，前樓板壁縫里，忽然透進幾線強烈的燈光，它們彷彿被那里的酒氣醱醉了，昏昏地像要跌到駝五叔身上來。駝五叔橫睜它們一眼，害怕似的揩着小眼睛里淌下的眼淚，把臉埋在冷冰的被角上，他懊悔自己已不該收留癩金山這人嫌鬼不要的老傢伙，害着自己七顛八倒。有了早餐，不敢再打夜宵的主意。那怕是一筒黃烟，幾根洋火，也要老鼠搬窠似的東塞西放——有時連自己也記不起那些塞放的地方。然而他，就像鬼魂似的盯着你，盯着你，怎麼也擋不了他啊！

其實憑良心，駝五叔也從沒有想過要撵走他。大家一樣在落難，彼此蘆扉上滾到地下，今天不知道明天，又何苦跟別人計較這些？不過真也叫做如今哩，要是還在鐵路，這十幾塊錢的來去，在朋友們道義里也算得了什麼？

一陣捉摸不到的傷感，混在嚴冬的寒氣里，鐵板似的壓着黑暗中的駝五叔。他吭吭地喘

着，一顆一顆的星火從眼睛里飛出來，他模糊地閉上眼睛，手就不知不覺在棉襖底下的兜肚抓了一把。他懊悔夜里不該把兜肚塞在牀草窠里，他是向來不喜歡解掉兜肚睡覺的，然而都是癩金山呀，豈不是這樣，他還能相信自己真的一個錢也沒有了？而且爲了這十幾塊錢，自己又怎麼推說有病，硬着心腸在舖上睏了兩天哩！這惡棍，呸，——攆了他！

他氣虎虎的翻過身來，脚一蹀，癩金山枕橫頭的瓦痰罐，亮的一聲跌碎在樓板上了，他呆了一下，然後打鋪上坐起，漆黑的樓板上，什麼都瞧不見，可是就在這一忽兒當中，他忽然覺得跌碎在那里的，不是癩金山的臭痰罐，倒像就是他本人，那麼一付蠢相的跪在自己面前哩！

咄，他搖一下身軀，什麼時候握緊的拳頭，隨着無力地鬆了開來。然而也幾乎是同時，一個聲音依然在他耳邊急促的說：「不——攆了他！」

哦！他莫明其妙的噴了口氣。

嘆氣的聲息打板壁上折回，帶來一陣濃烈的酒氣，駝五叔打個寒噤，立刻伸過手去想翻一翻癩金山那個當做枕頭的衣包，但前樓屋子里，猛地爆出一陣笑聲，像是打翻了的什麼，打屋瓦上急急的滾下來。駝五叔窺息似的用力嗅嗅鼻子，瞅着那幾線燈光輕聲跟自己說：

「食你娘，敲棺材的人也在料理過年哩！」

一下他站了起來，並且摸索摸索地走近板壁去。呃！貼在他鼻子前面的一線燈光那麼一幌，那邊一個人的拳頭向他打過來。他小眼睛狠命一睜，彷彿就在那個拳頭上，爆出一陣吃糠喉嚨的聲音，這麼嘶喊着——「八匹馬呀，八匹馬呀！」

另一個細嗓子的，駝五叔又聽不出他在嚷着什麼。

他呼着將從鼻尖上滴下的水鼻涕，一口氣把它嚥到喉嚨里。無端的搖搖頭。他想這下非把癩金山的枕頭打開不可了，不能這麼便宜他！然而脚步剛一轉動，人又木然地站住了。牌下的樓板在格頓格頓地頓，一個女人的影子手里端着什麼似的從他門外走過去，駝五叔生氣地盯她一眼，他不相信這個木匠娘子弄得出什麼了不起的菜。然而前樓上的人，一見她進去，却齊聲的對她捧起場來，什麼人的筷子還窮兇極惡地跌在樓板上。

「呃，太多了，吃不了啦！」

「你的糟扣肉真好，一等那模溫呀！」

「那里」地板又頓頓的響着，木匠娘子似乎得意得沒處安放似的，今天的聲音也格外尖脆起來了——

「沒有菜你們吃呀，咳，鹹白魚戳開來吃呀，過酒吃呀！金寶老子你怎麼不叫他們吃呀？吃呀……」

吃吃吃吃，木匠娘子那一連串尖聲怪氣的吃，駝五叔實在有點不高興聽，這女人平時日脚只想吃別人，算別人偷他一瓢水也好的哩，今天怎麼這樣開通呀？哼，自然是假的囉，天下老鴉到處一樣黑，隨便那里的女人，都小器得要死，專門講究假客氣，真討厭！

唉，駝五叔不相干的搖搖頭，呼吸頓時粗了起來，夾着那吶吶的噏聲，好像一隻壞了的風箱，在斷斷續續的抽拉着，他用力挖着鼻孔，彷彿除鼻子里應有的東西以外，還要挖出一些什麼來。然而手指一離開鼻孔，癩金山這狗養的，立刻又在他心里豎了起來，不，不能這麼便宜他！他的手窸窣的抖了，一顆一顆的金星從小眼睛里飛出來。不，孫子才憐他。

後樓上那單薄地板，在黑暗中吱吱地叫了一陣，一個腫腫的駝背老年人，從板門里慢慢地踱了出去。他望望前樓那扇漾開一半的房門，略略呆了一下，兩條發軟腳腿，從扶梯上一搖一晃下去了。

「呀，這麼冷還上得吃飯嗎？」

走過灶下，木匠娘子的豬眼睛，忽然從一股白汽的熱鍋上，橫過來向他匆匆一瞟。駝五

叔望望她，呼吸又粗了起來，一面啞啞的說：

「不，不，還有點事情哩！」

「噢——那麼吃了我們的年夜飯去呀！」

「不容氣——客氣什麼啊！」

門打開，一陣冷風把駝五叔一下拖到雪地上。他茫然地朝四面一望，低頭走了。

x

x

x

x

在沿河的雪地上走了一陣，縮成一團的駝五叔，已經不再覺得天上是不是還在下雪，而那些尖腳的雪花子，有沒有歇落到他頸骨上，或是和飛虫似的撞到他小眼睛上來？他似乎什麼樣的感覺都沒有了，幾乎連自己的喘息也不再聽見。在那一片茫茫的夜的雪天下面，他就像一隻微小的虫豸在爬，爬向燃着一片燈光的城市中去。

終於，在一家小酒店門口，他像一匹白毛猩猩似的站住在那里了。這酒店，從前的日子是常來的，可是今天，他却完全變做一個陌生了人。他驕然地望着櫃台上頂那隻保險燈，彷彿在研究它什麼。許久，直到櫃台上的眼睛在望他了，他才擠一擠眼睛，記起了什麼似的踏上階沿，蹣跚地走了進去。

掌櫃娘子在櫃台上丟了他一個白眼，幾乎用對街也聽到的大聲跟他說：

「喂——你要什麼酒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他站住，發白的眼睛盯着她。然而嘴唇在抖着。

「噢，這個人倒像是啞巴吧！」

他退了一步，望望里面板桌上的幾個喝酒的人。有一個已經伏在那里睡着了。他猴上去，窺望他的臉，然後望到板桌底下，他想說不上癩金山早就瞧見了他，會躲藏在那裏頭。

「呃，你這個人做什麼呀？」

一個酒客把桌子一拍，駝五叔心里撲通一跳，重新走近櫃台，用力睜大他的小眼睛，啞地說：

「呃，癩，癩，」

一條融化的雪水，緣着駝五叔的眉毛，打滿是皺紋的臉上淌下來，淌到嘴角上，他舐了舐，拉着額角邊的筋，一口氣的說下去——

「呃，掌櫃娘子，我是說，我說那個癩金山這狗養的沒有來嗎？」

「沒有——不曉得！」

女人格格地笑着，背影一晃，走進里堂去了。駝五叔木然地擡過頭來，望望牆壁上自己的影子，拖起那雙寬大的草蒲鞋出來了。

走過好幾家店面，他心里忽然暗暗地罵着：

「食你娘，火燒店——姓也問不得一個嗎？」

迎面一個人向他猛地一撞，駝五叔還沒有看見他的臉孔，那個人又把他用力的一推，並且惡聲地罵着：

「赤佬有眼睛吧？」

哦——駝五叔抖一抖嘴唇，很想走上去問他：「呃，到底是我撞你的，還是你撞我的？」然而那個人只把撐開的雨傘往背後一推，跳上洋車，一陣叮叮的鈴聲，把他飛快的拖跑了。

駝五叔直望到那洋車不見的時候，心里好像丟了什麼，忽然空起來，他覺得這個人實在不講理，不是嗎，這是我撞他的，還是他撞我的呀。他望望頭頂那一條條棉花繩子般的電線，眯眯眼睛，也就懶得轉過身去，橫過馬路，折向另一條橫街上走去了。

是的，反正沒有人規定他要走那一條路，正像連一個窠也沒有的癩金山，還不是一條隨

着自己高興的混水虫。不，找着他，今夜非把他找着不可，嘿，看他怎麼說？

駝五叔生怕自己忘記心里的事情，走幾步，想一想，恨不得要在每根眉毛上打起生牢的結子來——「不能這麼便宜他，長短總該有個交代呀！」

他走着，所有的小酒店都沒有空過。他又打定一個主意，一定要當着許多人面前，把他交給警察，他是強盜！他是賊！

可是，當他穿過那條僻靜的街弄，忽然在一家屋簷下的階石上看見一堆破爛的黑東西在那里蠕蠕地動，他心里撲通一跳，驟然間，癩金山那木瓢似的光腦壳，在他小眼睛前猛一閃，他愕然地站住了。他想着，不，他望望兩壁那灰白的高牆，在昏暗中，高牆似乎在搖動，像要壓到他身上來。哦！他奮身一震，然而前面那堆黑東西，就像具浮屍似的，連着底下的草蓆在向他飄過來，幾乎撞到他身邊了，他眼睛一閉，身體瑟瑟地抖起來，水瓢似的光腦壳，又在他閉着小眼睛里電似的閃了出來。他？駝五叔幾乎用所有的力氣叫喊起來，於是很快走上石階，踢踢那堆蠕動的黑東西，低沉的聲音，雪老鴉似的叫喊着一個人的名字來，他心里異常的難過，像一個犯人似的站在那里，半天都喘不上一口氣。然而等他好容易發現這堆黑東西，不過是一個無相干的叫化子時候，他又忽然的憤怒起來，大聲罵着他的朋友——癩

「食你娘，要末你躲進烏龜洞，你的屍骨飄塘河，看老子就找你不着了！」

他一下打弄子里射出來，身上癱腫的棉衣越來越確墮了。整個個縮的身體，像拖着桶沙，也愈來愈重了，終於脚步又慢了下來，在那些走不完的彎路上走着。最後他在一盞路燈下的電竿上，僅僅一靠，不知什麼緣故，他就昏沈沈的睡着了。但很快，像被什麼東西推了一下，他睜眼一望，重新又走了起來，可走不上多遠，又在一家店舖前的鐵柵上靠住了。這下他非常留意，不叫自己的眼睛閉攏來，拚命望着對面那家什麼都在刺眼發光的洋貨舖。這家舖子可不小啊！

不，他心里忽然一跳，凝凝的小眼睛，立刻就盯落在街心里的行人身上。嘴里輕輕的說：「找着他，叫警察抓他呀！」他的頭猴在身子的前面，望着那些水潮般的人，匆匆的湧過去，又匆匆的湧過來，忙死啦！

一個油頭小伙子，打蛇五叔面前走過去，好像生怕他的脚凍掉在什麼地方，一路幌着他擦亮的手電，駝五叔丟了他一眼，很不以為然的搖搖頭。這傢伙，他是跑街吧？不，說不上是小開呢。唉，鬼知道。不知什麼時候，駝五叔撐開着的上眼皮，忽然又重重的壓了下來。

「怎麼，叫警察抓他呀！」

突然，他異常清楚的跳醒了。立刻，毫不遲疑的向着十字街裏走去。噯呀！那不就是癩金山這狗養的嗎？在十字街的拐角上，他似乎看見那三個人一字兒走着向裏頭，一個就是癩金山，唔，就是他，今朝居然香煙抽抽，可不是老子的錢買的？呸！駝五叔跌跌撞撞的衝上去，似乎第一件事情，非把他嘴上的烟捲兒拔下不可。

然而他容易從袖子裏拉出來的一隻手，一下却給背後的_人抓住了。他用力扭了扭，嘶聲的罵着：

「食你娘——要你幫他嗎？他是強盜，他是賊！」

「閉嘴！」

駝五叔被抓的手那麼一扭，兩隻陌生的眼睛，立刻從那黑邊_的帽沿下兇兇地盯着他。

駝五叔含糊地嚥一口水，那個人手裏的短棍，陡的戳到他鼻尖上——

「你要做什麼？這副賊偷賊摸的樣子？」

「我？」

駝五叔窸息似的發出一個聲音。狠命把僵_的身體直起來，望着那個裹在雨衣裏的崗警

，嘴唇厲害地抖着，一肚子的話全在發抖的嘴唇上跳動，然而不知打那裏說起，但，終於他是這麼說了：

「呃，警察先生，請你替我抓住他，他，他剛才走過去啊，我不能這麼便宜他，這狗養的——他是強盜，他是賊！癩金山這狗雜種，呃，請你，請你——」

「閉嘴——你說些什麼呀？」

「不，警察先生，他，他——」

「滾開！」

對方一把握住他的領口，只一送，駝五叔就踉踉跄跄的跌在雪地上了。

x

x

x

x

x

雪依然在飄，近年邊的城市，似乎把夜底黑暗拖長了。什麼地方的播音台，在奏着一支淒涼的名歌，那迴蕩鬱抑的歌聲，將城市每一角落的空氣，絞得如同拉弦似的顫抖。

駝五叔從地上站起來，抹抹額角上那混着泥沙的積雪，噲了兩聲，低着頭走了。這下，他似乎什麼都不在想了，然而他清楚認識腳的路，從這條路筆直出北門，打白馬山的後面抄過去，過一頂橋，很快就走到他那個黑牢似的屋子裏去了。他舉起眼睛望望黑濛濛的天空

忽然對那唯一的屋子感到親熱起來，好像一個什麼親人，在那裏焦心地等着他，唉，要是有一個親人多好啊，他想着，一顆眼淚從枯澀的小眼睛裏落了下來。但依然很快的閃頭走着。

街燈漸漸稀落。離城門大約半里路樣子，路面突然起着一大片不平的斜坡，左近沒有燈光，也沒有人聲。黑暗中，滿城的風雪似乎從那裏找到一個自由的缺，大聲的呼嘯起來。

駝五叔好容易溜下那條坡道，伸長在前面的街路，漸漸在一片暗淡的燈光裏模糊地現了出來，一些錯雜的來往人影，黑越越地鬼魂似的在那裏飄着。間或傳來一兩聲叫賣的梆子聲，他似乎在告訴別人一些街道什麼消息，但聲音一過去，什麼都立刻像在可怖的死滅中愈加沉寂了。

但是走在這樣的街道上，駝五叔却並不覺得它的可怖和寂寞，那空氣，那燈光，那滿街的泥漿，那縮在弄口和一些角落裏的攤販，以及從那淤塞的陰溝和路旁垃圾上飄出的腥臭底氣息，……彷彿都很適合他平靜的呼吸，他平靜地走着。這地方沒有一另像樣的店舖，反正是一片昏暗的燈光裏，也辨不清那是店舖，那是任家，而駝五叔也似乎沒有去瞧望它們。他從亢亢的咳嗆聲裏，漸漸記憶起自己的存在，他走了這麼半夜，覺得在身上又好像丟失了

一些什麼，他恍惚地想着，搖搖頭。

突然，在一條黑暗的弄口，兩隻發亮的眼睛吸住了他，他定神一看，那是一條狗，撲在積雪的垃圾桶上，在那裏發瘋似的啃着桶子的蓋頭，同時嗚嗚的叫着。

「瘋狗！」駝五叔渾身一抖，彷彿驟然走入陰森的墳堆，週身的汗毛陡的豎了起來。但他塞攔在袖子的兩隻手，却在慢慢的抽出來，似乎要幫助那條狗做些什麼事情。他覺得那條狗簡直發瘋啦，那發綠的眼睛，那發綠又發紅的眼睛，是那樣的望着他，那樣的哀求他。唉，他想着，開一開垃圾桶蓋子，這在人是多麼方便的一件事情啊！然而他的手祇伸到一半，便停住了。他始終覺得自己走了這麼半夜，不知到底在身上丟失了一些什麼。在一陣脫力般的困倦裏，他覺得自己不如一條狗，憤然地走開了。

他急速地走着，一些鬼魂似的人影，無聲的擦過他身邊。他的蒲鞋腳不時蹣落在積水的底窪裏，發出撲撲聲音，像是兩隻野鴨在狠命追逐什麼。可是他愈往前走，愈想回頭過來，重新走到那黑暗弄口去。那條狗簡直發瘋啦！他活了這麼多年紀，什麼樣的年歲都見過，但是沒有見過那樣的餓狗，那眼睛，那又紅又綠的眼睛，憑他走得都快，那眼睛却總在前面的黑暗中可怕地望着他，望着他，唉！

駝五叔猛地抬起頭來。那眼睛不見了，而街路也儼到了黯暗的盡頭，在一家飯館的前面，剌然地閃着一片發亮的燈。駝五叔陡的打了個寒噤，那燈光，那出現在燈光裏的積雪的城壕，頓時使記起這左近的一家賭場來。凡是錢路上的朋友道夥們，那個不知道這地方？宛，可不是，今朝癩金山這狗養的，準拿老子的小雞本錢來飄洋啦！他娘的，真是倒了別人的樹上，還嫌老子的根不深哩！啊，啊，他拍拍腦門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唉，這半夜什麼鬼迷住了我啊？」

但不知是駝五叔如今的眼睛不好，還是記性壞了，他木鷄似的站在街路當中，一時卻攪不清這放賭之家在左面，還是在右面的弄堂裏抄進去，於是狠命擠着眼睛，左右前後的張望起來。

哦，駝五叔眼前一黑，一個蟲立在飯館門前的人影，高大的身坯上，覆着一隻水瓢似的發光腦壳，電似的向他那麼一閃，使他在一陣猛烈的暈眩中，感到站立不住的要跌到地上去。是他，這狗養的——原來在這裏啊，他恨恨咬着牙齒，一顆顆的火星從眼睛裏射出來。

蟲立在飯館門前石階上的癩金山，蠢蠢地望面前那隻通紅的爐灶，不知在烤火還是什麼，兀然地就像朔在裏的一尊門神。那龐大的背影，幾乎遮去半街的燈光。

這惡棍！駝五叔揪着那背影，抖一抖胳膊，他幾乎有點不知道怎樣去抓他，他從來沒有抓過人，也從沒有和這麼高的人打過架，然而一個踉蹌，在耳朵裏喧嘩一叫，那雙撲撲響的蒲鞋脚，已經把他用力的拖上去了。

突然，駝五叔的手還沒有碰着癩金山，兜頭一陣敲擊鍋子的聲音，就像敲着他的腦門似的，一下把他猛地楞住了。一個吃油膩飯的年青廚子，滿臉油光地站在汽油燈底下，一手抓着鍋子，一手抓着鏟刀，找人打架似的敞開胸前的牛排扣子，接着左手那麼一翻，鍋子便被他掉到爐口上去了。

駝五叔小眼睛一擠，彷彿替那鍋子透了口氣，他不知不覺的跨上右階，點起脚底板，猴上去巴巴的望望那鍋底——他覺得一定有什麼地方敲壞了，然而什麼樣的拆縫也沒有看清的時候，鍋裏的油已經啾啾地沸滾起來了。呀，多旺的火啊！鍋底下一大團飄忽的火頭，像一羣藍色的蝴蝶，從通紅的爐火上紛紛地飛舞起來。有一簇，像是小鳥的肢膀——長着翠綠色的羽毛，似乎在尋覓什麼，一忽兒撲在這面，一忽兒又撲到那面的鍋邊上去了。

駝五叔望着他們，舒適地牽一牽身板，覺得身上驟然輕了許多，像煞有塊蠻重蠻重的冰，在慢慢的融化。但冰的一面融得非常之快，快極了，那裏就癢了起來，癢得很難受，蟲子

在咬他一個樣。他想這個時候一定沒有下雪了，然而他臃腫的身體，却像在階石上生了根似的沒有動一動，那隻定神的小眼睛，他專心一志的瞅着煎在油鍋裏的那條魚，似乎他的眼睛一歪，魚就說不定會逃走似的。

呃，牠沒有死呀！魚突然翻身一跳，駝五叔灰白的眼珠，幾乎從眼眶裏脫出來，猴上去望着，他相只要把魚的眼睛煎到爆出來，那就一定死透了。不過，這到底是青魚還是草魚啊，他從魚頭望到魚尾，魚尾望到魚頭，望着魚的脊背，望着魚的腮鱗，頭微微一搖，鬼知道——它又不是游在水裏！

魚的味道煎出來了，夾着一股葱香的油氣，在銀霜似的汽油燈光裏，向四面騰開去。這面又高又大的嶺金山，在一無表情的馬臉上，將下嘴唇輕輕一咬；這面臃腫一團的駝五叔，擠擠眼睛透了一口氣，於是再不見他們什麼地方在動了，他們眼光在同一的焦點上，構成一隻幾乎是等邊的銳角。

雪在街心裏默默地飄，一條拖尾巴的狗打駝五叔和嶺金山的黑影上走過去，一會又走過來，低着頭，在滿是泥漿的路面上，狠命的到處狂嗅着。

「噯——回賬哉——」

飯館裏堂櫃櫃的人影，一個拖長的下江口音在喊着，駝五叔眼皮一軒，裝在腰圓洋盆裏的那條魚，可給人端走了。他連忙追上一眼，屁，這個人來不及的射進去了。他偶然地嘆一口氣，望望那個年青廚子。對方擦的划着一支煙，往嘴角上一吊，嘩啦嘩啦的洗起鍋來，水大概是滾的，一撞着鍋邊，嗤一叫，駝五叔眼睛一擠，鍋邊上立刻蟹吐沫似的起着無數的小水泡。

不過，那是什麼東西呀？噉着那些蟹沫似的小水泡，駝五叔的兩隻小眼睛，忽然像兩條爬虫似的。緣着廚子的手指在爬上去，爬過那紅紅的手背，一下停落在那段黑赤赤的袖罩上，呃，那是什麼東西呀。他在奇怪地研究着，乾癟般的臉上，透出一絲孩子那樣的天真的微笑，於是那木木的嘴唇，也就神經地拉了兩下。他沒有見過這種東西，其實通常在三四等館子裏，那些堂倌和廚子，都愛用這種蒲包質料便宜袖罩的。他忽然想着，等世界太平了，買兩個回家去送送人多好呀！不過買得嗎？那裏有賣呀？總不賣吧？不過，它叫什麼名字呀。喉嚨裏兀一噎，一滴水鼻涕，滴到他面前的灶沿上，他不安地瞟望一眼，用手指偷偷的揩去了。

這下，爐口上攪着一隻又深又大的鍋子，裏面却不知道在燒些什麼，一想到這問題，駝

五叔好像盹睡驚醒似的呆了一下。鍋是蓋着的，三兩條白汽從板蓋的裂縫裏呼呼地升起來，駝五叔吃力地望着它們，好長久了，板蓋還是沒有揭開來，他焦急地望那廚子，呃，這傢伙！他一手掀起灶沿，偏着頭，倒像在聽戲似的望着那白牆壁上一些斜貼着紅綠紙條。呃，這傢伙！駝五叔眨了他一個白眼，乾癟般的臉上，頓時不知添起多少條皺紋。他實在就心鍋裏的東西會燒焦。

雪依然默默地飄，風似乎在什麼地方等得不耐煩了，突然撲過積雪的城牆像千百隻饑餓的野獸，齊聲的向這夜的城市憤怒咆哮起來。

呃，這傢伙！駝五叔黯然地擠擠眼睛。他始終不知道鍋裏到底燒些什麼，而自己的鼻子，竟像塞住了似的，再也不能幫助他嗅出一點什麼味道。他悶極了，癱腫一團的身體狠命的掐了一下。

隨着，板蓋也揭開了，一大股熱汽底下，一個大得嚇人的豬頭，精光雪白的坐在那裏頭。湯水沸滾着，豬頭迷上眼睛像在望着石階上的兩個人冷笑着。

呃，這給什麼人吃呀？駝五叔眨的眼球那麼一旋，突然看見廚子嘴上的那支煙，好長一段的灰燼將要掉到鍋裏去。

他立刻點起腳底板，猴上去。抖得非常厲害的嘴唇上，似乎在說：「你的烟，你烟上的灰——」

對面的廚子似乎一直都沒有看見他。這時兩段黑赤赤的袖罩那麼一閃，鍋子端到旁邊的木架上去了，他接着打一個呵欠，就走了。

階石上的兩個人，他們的眼睛幾乎不約而同的落到那爐將要熄滅的煤火上，然而又慢慢的拾起來，一個人惘然地嘆了一口氣。

「你——」

駝五叔忽然記起什麼，朝旁邊的癩金山一望，手臂張開着，整個彎曲的身體突然抖起來。

「哦——」

癩金山拉長着可怕的馬臉，回了駝五叔一個白眼，水瓢似的大腦壳縮到他扛起的肩膀上。雪濛濛的街心裏，兩個模糊的人影對望着，許久都沒有動。

一陣遠巷的更聲，像什麼人在那裏招魂似的，悽然地在嘯叫的北風裏迴蕩着。

三一、四、十八、桂林。

呂克甯

(一)

黃昏邊，灰白的曠野上，浮着一層近乎凝凍的淡黃的陽光。一隻褐色的野鴉，在天空里默默飛翔，擦過發抖的樹梢，向曠野吐出一聲悠長的銳叫，望前面的山嶺飛去了。嶺上的積雪，在那杏黃色的浮雲下，像塗了鋼似的，閃耀着一種帶着青色的寒光。深冬的太陽，從那里慢慢地沉下去。

這時青年呂克甯，剛打眉松嶺翻下，肩上抗一個包，面着太陽，轉上一片野火燃燒後的焦黑的土坡。溪水在坡下急急地流，坡上的人可走得異常緩慢，彷彿背後那個細長的黑影把他拖累了，看他喘一口氣也極其困難似的，那張油黑的瘦臉，就一刻比一刻拉長起來。他穿着一套垢污的灰軍服，軍帽像一塊壓扁的柿餅嵌在後腦，露出一簇灰黃的頭髮，從帽沿下直拖到眉毛上，越顯得他學生不像學生，傷兵不像傷兵，彷彿剛從牢里放出，又給人狠狠地打了一頓的犯人。他一步一挨的走着，在上坡的路上，身體僵縮到幾乎像用手在爬，他忽然歎

緊牙齒，望望那雙草鞋里的脚，那雙幾天來被荊棘刺傷了的，有些地方已經灌了膿泡的灰泥脚，彷彿要咬它一口似的，把脚尖狠命一蹬，挺着胸，用力跨上了坡頂。在這很快的一霎中，他感到一種報復後的痛快與甯靜，臉上透出一絲狞笑：「媽的，踩爛了脚心也踩到了！」

是的，他已經回到了分別四年的家鄉，他在回家的路上走了三天，這時才望見那個熟悉的雙泉村，那密集的村舍，那高聳的樓房，那一堵堵白色的風火牆，貼着前面那重積雪的山嶺，潔靜地，彷彿幾百隻平泊湖面的帆船，在一層薄紗似的暮靄里，迎候着牠們愉快的黃昏。

呂克甯站着沒有動，像坐在高大的馬背上，一手叉着腰，凝望着那條銀帶似的穿過村莊的雙泉溪，似乎要從那條溪流附近的左近，找出他家里那顆常年青綠的西湖柳。但不，他的眼光，很快被一羣山羊的叫聲，吸回到進村口的牌坊這面，一條耕牛，正慢慢地從那裏蹣跚過小橋，蹣跚上進村的路去。

「唉，到了！」當耕牛的背影，消失在一株老樹後面的時候，呂克甯驀地吐出一個啞啞的聲音，彷彿替那耕牛在說，咬咬嘴唇，將偏縮下去的身體，重新用力挺起，可是踏在坡上的脚，却像生了根似的再也提不起來。

風隨着落山的太陽緊起來，曠野像脫力的老人，在黃昏的紫色中，到處發着嘶嘶的喘息

。呂克甯睜大眼睛望下坡的路，很想振一振精神，但一陣咬骨的寒冷，使勁搖着他，直透進他結着冰似的骨髓里，使他僵硬的身體，縮成一團，而掛在前面那條下坡的路，却像一支灰色的巨槍，向他陡的豎起來，他從窒息中用力喘一口氣，終於那隻沙袋般的身體，給一陣猛烈的北風推下坡去了。

在下坡不遠的岔路上，一座古老的涼亭，親切地望着他，彷彿一個慈愛的祖母，要伸開手來抱他似的，他用力望它一眼，像開始學步的孩子，猴出上半身，低着頭朝它衝過去。

突然前面通着雙泉村的路上，出現一個臃腫的人影：尖頂小帽，紫腳褲，一顆大橄欖似的，離呂甯約摸二十多步的樣子，舞起黑色的手杖，在大聲地一搖一擺的唱過來：

「馬來——威鎊鏘！威鎊鏘！」

呂克甯全身一震，打了個踉蹌。他認識這個人，排起來還是他的族叔呢。他的心厲害地跳着，他勉強拉一下下顎，兩排冰冷的牙齒，却死死的咬緊着，他沒有喊出什麼聲音，猛的跳進亭子，很快走到那塊巨大的石碑後面。

「威鎊鏘！匹馬單槍起楚方——」

呂克甯一手蒙着臉，聽着那個人的脚步，鐵鑿鐵鑿踱近涼亭，正好走到亭子前面，他哈

的一聲槍，揮起手杖，在亭柱上重重一敲，一搖一擺的走過了。

亭子里的人，揪着他軍帽下的一簇頭髮，發出低沉的聲音，不屑地望着自己的腳背說：「哼，世界倒真像他們的了！」

他一口氣坐到地上，驟然彎曲的腿膝，像碰着堅硬的石角，射出一陣碎裂的刺痛。一滴水鼻涕，拖得很長很長從他鼻尖掛下，跟着，又是那麼長長的一滴。他希望天很快黑下來，但立刻又想在天黑以前趕回家。他彷彿已經聽見許多人的聲音在叫他，看見許多人的眼睛在望他，在異樣的咬他。但母親，却一聲不發，落在許多人的後面，擦着她永遠掛下的老沙眼，直到一個個人都散開了，她才走到兒子面前，望着兒子的眼睛，直望到兒子的眼睛裏從那裏逃開的時候，吐出顫抖的聲音說：「阿年，還沒有忘記你的娘？」

「媽——」呂克甯攔在腿膝上的手猛一抓，一千萬個針頭在他發麻的背脊上刺着，但靠在石碑上的身體卻沒有動——他幾乎不知道要怎樣動，他用力睜着眼睛，似乎要把什麼東西從那裏狠命取出，使他像往年時候一樣的回家。

灰色的天幕上，漸漸滲進牛毛似的絲絲黑色，涼亭里的空氣在厚起來，硬起來，彷彿要替呂克甯塗一個模型似的，緊緊地糊在他的四周。一些伸在曠野中的黑色樹枝模糊了，遠遠

的村舍疏落了，僅留着幾個灰白的小點。但這時涼亭的輪廓，却在呂克甯的眼睛里明朗起來。四年前一個初春的黎明，呂克甯和這帶東南鄉十幾個青年朋友，就結集在這亭子里出發的。他們像十幾朵初生的玫瑰，從那不同的刺叢中吐放出來。「前進，中國的青年！」他們以宏亮的歌聲，代替內心的狂歡。他們的眼睛，永遠望着前面，望着那浩闊的天地，望着那天地里散射的耀眼的金光。對於後面那些霧濛中的村舍，彷彿一脚踢開的垃圾，他們昂然地走了。

但外面四年的生活，在呂克甯却像過了四十年。他跑過許多地方，進過許多團體，但每一次從崗位上跌下來的時候，總好像有鬼在撒他的脚，七七八八的，連他自己也覺得有點莫名其妙。最後這十幾個同出去的人，有的回學校去了，有的跟着軍隊跑了，剩下他和錢敏兩個，到了另一個戰區的敵後。錢敏也是雙泉村人，他們從小在一塊長大的。他們在那個天地里，啃過許多學校里沒有讀過的書，放得步槍，摔得手榴彈，也和其他青年一樣跟着軍隊打過仗。他們完全忘記了自己，在千萬人的呼吸中呼吸。在千萬人的成長中成長。他們的眼睛永遠望着前面，望着千萬人一致所望的東西，千萬人一致尋求挖掘的東西。但有一天，錢敏死了。那是一個反常的恐怖的黑夜里，幾十路敵人，彷彿從地壳里爆出，把他們圍在密密的死網里。當呂克甯發現自己還活着的時候，不知是幾天以後的事情了。一彎淒清的月亮，照

着靜寂的荒谷，呂克甯像一匹餓狗似的在那里爬着。他爬過冰冷的岩石，他爬過同志們的屍體，摸摸同志們的臉，想叫一個起來跟他同爬啊，但是一個也叫不起了。錢敏飛掉一條手腕，一隻手還抓着他的手榴彈，睜着死牛眼睛望着他，呂克甯可再不敢望他，也沒有爬上去摸他，一塊冰沉到他心里，他落不下一滴眼淚。兩個月以後，他終於在沒有路的路上，回到雙泉村來了。

這時他一抬頭，天已經黑了，對面雙泉村上，閃射着幾點微紅的燈火，像什麼人躲在夜幕背後，他偷偷的窺望他。呂克甯渾身一抖，抱起路邊那支捆包的木棍，悄悄地走出涼亭，向雙泉村去了。但當他快進村的時候，他的腿突然一軟，退下來躊躇了一下，終於又轉向另一個村子去了。

(二)

在小溪村姑母家的後門外，呂克甯足足站了半個鐘頭。他默默地望着後院上一層暗紅的燈光，和一簇——像被燈光擠出的樹影，扒在對面人家的黃牆上，不安地抖動着。

呂克甯的手舉到門上，又重重地落下，幾十回了，最後專門讓一個手指，在那里神經地畫着，或是摸摸門上的那個小節疤。

他彷彿完全忘記來叫門這件事，聽着門里那些剛生不久的小羊，在鋪着乾草的羊欄里，不停的擾動。一會兒，有的似乎咬上了母親的奶頭，但有的又似乎從母親溫暖的肚子上翻了過去，嚇醒了另外的幾隻，於是大家蠢蠢地亂撞一陣，有的就嬌嫩地叫起來。

呂克甯綳緊的臉上驟然一鬆，彷彿從那裏逃出一陣儻有的熱氣。皮膚怪樣的皺縮來。人就像袋在彼里的一團碎棉絮，似乎拉着任何一塊地方的皮，整個身體就可像魚網似的毫不費力地被拖起來。他記着還是天剛亮的時候，吃過一碗麵，他恨恨地捶一下門，似乎在抱怨那門里的主人，這麼久都不來開他。

狗從對面人家的牆洞里撲出來，向他汪汪的叫着，這面後院上那個方方的小樓窗，忽然一亮，一支蠟燭伸到窗上，在晃動的燭火背後，露出一張巨大的臉影，朝窗外望了望，呂克甯正想喊一聲什麼，但前面，什麼都不見了。

他猛的低下頭來，對於剛才那種關窗的聲音，簡直對他是很大的侮辱。他用力捶着門，憤怒的火星從眼睛裏爆出來。

「那個？」

門縫里火光一晃，一個發抖的聲音在問。接着低低地唸一聲佛。

是四姑。其實呂克甫已經聽出是自己的四姑了，不知爲什麼還撻了兩下說：

「我。」

「你？阿彌陀佛——你是那一個啊？」

很久很久，門開了。四姑手里蠟燈狂晃一下，她退到羊欄邊，紫褐色的蟹壳臉上，似乎頓時加起了一百條皺紋，從那皺紋堆里，兩隻空虛的灰白眼睛，在狠命眯着。她簡直不能相信，那已經衝到面前的兵老爺，就是她的內侄阿年官。驟然間，她望望羊欄里的那堆白羊，彷彿要證明她不是在做夢，於是幾乎用拉磨的力氣，舉起手里那支發抖的蠟燭，照到阿年官臉上，差不多就要燒到他軍帽下的那簇頭髮了，她的嘴唇厲害地抖着，一顆眼淚淌到她抖着的嘴唇上——

「阿年！」

「四姑！」

呂克甫木頭似的站着。一隻小羊突然叫起來——咩！

姑且從夢里驚覺過來似的，愕然地向四週一望，後門里洞洞的開在那里，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怖從她心頭掠過，彷彿那暗頭里會突然跳出什麼人來，把她的阿年捉了去。她狠命把阿

年拉一下，藏在日已背後，怯怯地走去，把門猛的推上。當那隻手抓起門撐來的時候，一陣輕輕的脚步從巷子里響過來，她臉上一黑，擰頭幾乎從發軟的手上掉下，她不透氣的等着那近來的聲音，嘴唇剝剝剝剝。

「啊呀，六婆婆，沒有去看戲嗎？今夜文昌廟好戲呀！」

一個寫意得死的女人聲音，從門縫里鑽進來，同時還搖搖她門上的鐵環環：

「那裏有心思看戲啊！」

姑母悶在喉嚨里的聲音答應她。蓬的擰上門，一壁低低的罵着：「賤貨，鬼吃飽飯有你空！」於是急急地撲回來，那隻樹枝樣硬的手，在阿年的手腕上一抓，發出低沉的急促聲音說：

「呃，阿年，到里面去暖暖吧！」

呂克甯一顫一顫地跟着她，一手拉包，一手撐着那支掘包的木棍，在那晃動的燭光里，照出兩個巨大的僵縮的背影，在默默她走過後院，彷彿兩個走在古墓邊的什麼人。

姑母把他引到廚房里，將蠟燭在板桌上的香爐里一插，她發抖的聲音說：

「呃，阿年，你怎麼回來的啊？」

「四姑——」

呂克甯硬硬着喉嚨里，塞着沙泥似的，他舐舐乾裂的嘴唇，眼睛很快從四姑臉上逃開，垂低了頭。

「呃，阿彌陀佛，祖宗保佑我的阿年官！」

姑母摔一把鼻涕在地上，拉出衣袖里手巾在眼睛上揩了揩，不能甯靜地一下走去揭鍋蓋，一下又回過來抹抹櫥子，忽又拍拍自己的眼睛自言自語地說：「呃，我怪不得這隻眼睛跳了一天了！」但驀地，她又重新拔起蠟燭，從頭到脚照了阿年一眼，又摸摸阿年的肩膀；吃驚地叫起來：

「呀——這麼冷，你還是單的呢！」

「前方還不是都一樣。」

呂克甯野馬似的把頭一強，他好久沒有在這樣甯靜的屋子里說話了，那生鐵書似的聲音立刻從四面烏黃的牆上碰回來，彷彿就碰在他臉上，他怪不舒服地又低下頭去摸摸臉。

「前方，前方就不一樣是人嗎？的天！」

「嗯！差不多？」

呂克甯用力咬着嘴唇，胸膛里像有什麼東西要爆裂。那靜寂的荒谷，那些慘白的屍體，那，那掛起在樹枝上的人頭，以及鏽敏那睜開的死牛眼睛，電一般的，從他發麻的神經里流過，他突然抓住姑母的手，狠狠搖兩下：

「四姑，有時候——人連一條狗也不如呀！那些狗。」

他牙齒一咬，再不鬆開來了。

「那怎麼說，你看，你的手多咬骨，來，烘一烘吧！」

四姑摸到灶壁後，一下在灶門里點着了火。呂克甯死命靠着板桌，彷彿跟自己在發氣。但一下身體突突地抖起來，比什麼時候都抖得厲害，於是不知不覺的走過去，在四姑的身邊，默默地坐下來。他忽然摸摸彎彎的腿膝，不好意思地望望露着膝骨上的那個大破洞，昂起頭來吐一口氣說：

「媽的，人一倒霉，連衣服也是紙做的了。」

「那怎麼說。」

姑母大聲的，似乎不願意阿年講這種不吉兆的話，她一塞把草在灶門里，趕忙挑旺那火，睜細着皺紋堆里的眼睛說：

「年紀青青，一顆芝麻剛剝頭，享福的日子在後頭哩！不過，呃！」

姑母霍的站起，拍拍圍裙上的草，出去摸着什麼，很快又回來，搖着她耳朵上的銀環子，一面摸着阿年的手坐下來。

「不過，人總有一個錯啊！」

「錯？」阿年頭一強，拉下軍帽，用力抓成一團，心里在反覆的問着：「誰錯了？誰錯了？」姑母凝凝地望着，舐出在灶壁上的火，眼角下一顆發亮的風淚，又偷偷地爬了出來，似乎要幫她記憶些什麼。

「其實，你們也太心慌，說也不跟家里說一聲，這麼多人逃出去，頭頂別人，腳踏別人，好可以逃什麼難啊！這種鄉角落頭，不是到如今還太平平的？」

靠着火，呂克甯的眼睛驟然亮起來，他默然地剝着下巴上的一個小瘡疤。姑母從側面望他一眼，連忙又換過口來說：

「不過，也難怪，年青人總愛到外面飄，當真有的也飄出了頭哩！哪，阿樹伯伯。」姑母拍拍阿年，彷彿要替他拍去一些什麼。

「哪，那個吊眼疤的阿樹伯伯，哪，你小時候還常去買他的豆腐呢，說是他的兒子如今

當了武官啦，月月都有錢寄來，阿樹伯伯真好興頭，排天四兩老酒，啜啜啜，說是這面的村長也諺給他做啦，還不是靠他兒子的厥風？這點……」

她在阿年臂膀上一戳，像要把那些話戳到他心里去——

「這一點，你的爸爸就想不到，呃，他口口聲聲說沒有你這麼一個兒子，提到你就咬緊牙齒說：『充他的軍，他活得不耐煩了啊！』其實，我也着實勸過他。呃，前兩個月哩，你寄一封信到家里，說是他拆也不拆就丟到陰溝里去了。後來你的娘偷偷拿去叫人看，說是你急等錢用，寄給你的錢，還是你娘的私房哩！不過做老子的怎麼會不心痛啊，自肉自痛，他也就這點脾氣啊！這幾年里頭，他也賺得不少啊，還不是爲着你？」

姑母把「你」字說得特別重，似乎要暖暖阿年官的心。接着把手向灶門一指，手腕子上那隻大大的統絲銀鐲，忘記了年代似的亮亮地一闪。姑母怪響的聲音說：

「呃，其實，哪處的山上不用草！哪，我們後村頭的錢四爺，從前鴉片吃得六神一樣，邇年到頭只是想着別人的瞎念頭，你曉得，如今多像人了啊，好得丈人老子捧他一把腰，就這麼做了三年米生意，人就活龍虎跳，真是屋頂上的瓦片也亮起來啦，手里怕要上幾萬了吔

——

火又落到地上，呂克甯猛一跳。望着灶門里陰下去的火，他用力擠着下巴上的那個小瘡，一下把擠出的血在手指上捻捻，似乎還不够火，於是推出上排牙齒，在乾裂的嘴唇上狠一咬。

這時候，如果有來替呂克甯打架，恐怕呂克甯只消一拳，就可把他打倒在地上。

姑母在灶上忙得異常起勁，她那紫褐色的蟹壳臉不時被鍋子里騰起的熱氣遮住，只見一堆花白的頭髮，左模糊地推動。

呂克甯默默地望望她，又望望那隻老的大水缸，那隻缺一扇門的竹菜廚，那板桌，那爬在板桌下的一些七豨八甍，以及頭頂那張低低的灶簾棚，和拖在棚下那一條條的蛛絲塵網，四年來，似乎什麼都沒有動過，只是這里的主人又老得多了。他忽然車過臉去，凝凝地望着插在香爐裏那支將要熄滅的燭火，一種捉摸不到的空虛的感覺，從他心頭掠過，在四壁幽暗下去的微光裏，他覺得自己彷彿落在一張黑色的網裏，沉沉地，沉沉地。

突然，廚房門口一亮，一個兜紅風帽的孩子，提着燈籠從外面衝進來。

「奶奶，不好了，戲場裏打架啦！」

「嘿，快去叫聲年叔叔，年叔叔回來啦！」

孩子一蹦，只顧抓牽灶頭着奶奶鍋子裏的煎鹹魚，把燈籠在灶上一掛忽然又緊張地說：

「前面草春伯伯帶我回來的，他說我快走快走，再不走要給他們踏死了！」

「放屁，去灶窠裏叫年叔叔呀！」

呂克甯望着孩子，孩子發亮的眼睛也望着他。呂克甯擦着木棍站起來，孩子嘻一笑，發亮的眼睛望着奶奶的蟹壳臉。

「奶奶，奶奶，戲台上也有一個鐵拐李！」

「再野！叫呀，有沒有耳朵？」

呂克甯抓着孩子的手，緊緊地，一面像雪老鴉似的叫起來：

「阿虎長得多大啦！」

「可不是，大大做嘍吧了！」

孩子摸摸呂克甯腰上的皮帶，忽然縮過手去呼的揩一把鼻涕說：

「呀！燒火兵，燒火兵，奶奶，他手槍也沒有呀！」

「野你的死！」

奶奶伸過手來在他後腦上鑿了一栗暴。

「不叫，偏不叫了！」

孩子眨了呂克甯一眼，吐一口唾吐在地上，跳到板桌跟前。撈着呂克甯桌上的包，忽又不好意思地回過來，含着一個手指在口裏，望望他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那紅風帽下兩路發亮的眼光，一閃一閃，直射到呂克甯的心裏，似乎在逼着他說——包裏只有幾本丟不下手的破書啊！

但呂克甯沒有開口。一陣戳出灶壁外的紅火，把他偏縮的影子，推在裏壁烏黃的牆上。那影子垂低了頭，一簇掛下的頭髮，好儂從牆裏鑽出的老鼠，尖着嘴，朝他一抖一抖；就要咬到他的鼻子了。

四姑忙歇了，帶着蔥花香氣從板桌這面走過來，一壁罵着他的阿虎，一壁彷彿在歎氣似的說：

「唉，餓啦，快來趁熱吃飯吧！」

呂克甯木然地走過去，孩子的眼睛，還是一閃一閃的望着他。但似乎又隔得很遠，好像隔着繚重山頭的兩顆寒冷的夜星。

躺在姑母家後樓上，呂克甯一夜沒有睡着。直到板窗縫裏推進一線亮光時候，他迷糊地合上了眼皮。但隔不多久，房裏一陣悉索索的聲音，像蟲在咬他似的又把他驚醒了。

隔着青花帳子，他模糊地看見一個瘦女人的背影，在那裏輕輕地翻着他桌上的包，似乎還在掀着那一頁頁的書。突然，他的眼睛要撕裂似的睜大着，從屋頂角漏下的一路陽光下，他清楚地見那女人頭上的縐紗包頭，這時，她也在輕輕的回過頭來，但沒等女人的眼光觸到帳門，他的心突然一沉，握拳拳頭的手在抖，眼睛立刻緊緊地閉上。一陣可怕的窺息，使他只聽見自己腦門裏別別的聲音。

好久，似乎過了一百年吧，他彷彿，不，他異常清楚地聽見她在摸着危凳上的軍衣，那麼，壓着她沉重的呼吸，忽然送出一個深長的歎息。

呂克甯狠毒地擰着腿，要叫自己的眼睛睜開來。可是老姑母的聲音又來了，壓得非常低，嘶嘶地跟房裏的人在說：

「這孩子，怕有病哩——夜裏爬起來獸獸的開着這扇窗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真的，在外面吃着這樣的苦，還癡心夢想要出去呢！」

「他？——」

一個發抖的聲響，厲害地哽在喉嚨裏。

「自然，他口口聲聲說要出去，我看外面一定有人勾他，你想呢，念一歲的小伙子，我說該替他早點成親哩！」

呂克甯的眼睛突然睜開，望着灰暗的帳頂，人在吃不住的沉下去。

不知什麼時候，一隻手突然揭開帳子，一張異常模糊的綉着縐紗包頭的臉，猛地出現在呂克甯面前，呂克甯一下蒙住了自己的臉。

一隻花貓悄悄地從打開的帳門裏，撲的跳到樓板上。

呂克甯翻了一個身，突然抓着摸在他頭上的那隻手，心裏重重的喊着「媽！——」

媽一顆淚眼，點點地滴到兒子發燙的額骨上。

一點鐘後，太陽強烈地照着村野。兩頂青布轎，一前一後地抬着娘兒倆在村野上走着。

呂克甯穿一套舊時的黑呢學生裝，那堆灰黃的頭髮，給媽強着洗了洗，那麼濕漉漉朝後一梳，正好像頂冰帽似的壓在他頭上。可是他的額骨，依然在發燙，焦黃的額角上，暴起一

唇紅紅的小顆粒子，緊綳綳的，摸上去像一塊鍋巴。他怪不舒服地閉上眼睛，但不行，眼睛剛一閉，喉嚨裏就差不多要嘩啦一聲吐出來。

於是他提攏身體，像隻大綿羊似的伏在轎門上，但轎子越發一顛一顛地，使他只看見那些發亮的山頭，在吱吱的聲音裏跳動。

他不知道媽爲什麼要叫他坐轎，他想下來痛痛快快地走回去。他望望前面轎裏的黑旗袍背影，那背影也正在移向一面，露出半張蒼白的瘦臉，愁着眉毛在望他。她似乎知道自己的兒子要些什麼，於是又立刻吩咐她前面的轎夫——

「喂，轎四的，快拾——別用蕩轎呀！」

呂克甯暗暗地吐口氣。一陣殺殺響的脚步，轎子飛快地從這個山丘，射到那個山丘。在一些上下坡地方，也沒有用蕩轎。呂克甯抓着下巴，木然地望着天壁，他只覺得轎子那麼一幌，一片耀眼的溪流，就在不遠的前面，向他發着低沉的歌聲。

他無力地睜睜眼，但當他再要望那溪流的時候，轎子却又吱地一響，轉上一條仄狹的小路上去了。他恨恨地盯着前面那個駝背轎夫，彷彿覺得他在拾什麼棺材似的，那麼氣咻咻的要緊把他送到什麼地方去。

可是駝背的却忽然鬩厲地叫起來。

「噯，少爺，身體靠後點嘛！」

「他媽的！」呂克甯臉一沉，那陷在骨脛裏的眼睛，不知要吼出什麼，而前面轎衣裏的牛張瘦臉，又在隱隱地望他了。他只得靠到後面，望着牢籠似的轎頂，護自己的身體。無可奈何地由他們顛着。

那身窄小的學生裝，綳得他喘不過氣來。

突然，一座高大的牌樓，像要撲到呂克甯轎門裏來似的向他猛一閃，呂克甯心裏一冷，轎子已經進了雙泉村。他死命盯着轎前那個駝背，一個莫名其妙的想頭從他沉下的心底裏流過——他要打死他！

雙泉村上的女人們，看見轎子進村，大家轟的走到屋檐下，拚命伸長頭頸，好像在比賽她們的眼力。一個貼着頭痛膏的茶店老板娘，勇敢地拖着鞋皮走到街心裏，忽然拉住呂克甯的轎門朝裏面一望，破竹竿做的喉嚨叫起來——

「吓……倒像一隻糊猴精！」

於是一串格格的笑聲，機關槍似的向轎子裏的呂克甯圍掃起來。他一下拉脫學生裝上的

領扣，拋着轆轤正想要喊出什麼，轆轤子可已吱吱地拾到他家門前的石場了。

呂克甯一個踉蹌從轆轤杆裏跌出來，他驀望着那隻四年不見的八字牆門，什麼都來不及想，媽的手緊緊地把他拉進去了，生怕他要逃似的。

駝背轆轤夫巴急地跟上來，拿着他那支掘包的木棍：

「哪，少爺，你的衛生棒！」

呂克甯沒睬他，他一眼望見爸的背影，反剪着手在裏面天井沿上那麼一覘，他高闊骨的瘦臉上，像被什麼東西辣一抽，他拉拉縮縮到手腕上面的衣袖，悶着頭走進去。

爸依然反剪着手，在天井的那一廂看金魚。這天井跟四年以前，大大的改了樣，從前那片終年結着青苔的泥地，現在已經完全鋪上光潔的石板，中間攔着兩條石凳，一面擺起三盆什麼花。角頭那簇旺盛的天竺，火似的燒出牆圍去了。但這時站在二簷門裏的呂克甯，却望不見它。

呂克甯生根似的站在那裏，望着爸那古銅色綢袍的背影，他發次的舐着焦裂的嘴唇想要叫出來，但弓在金魚缸上的爸，活像畫在那裏似的，只從綠沉沉的水面上，照出他那雙圓圓的貓眼，在八字鬚鬚的長方臉上映動着。

簾雀唧唧地在屋簷上叫，忽然叫得不耐煩似的，呼地一陣飛開了。

一個小丫頭走到呂克甫面前——

「大少爺，太太叫你裏廂去。」

呂克甫猛一怔，爸的眼睛忽的射了過來，一閃一閃地落在他身上。

「爸——」

他沙啞錢落地似的聲音喊着。小丫頭奇怪地也望望大少爺正在瞧着的那條石板縫，但石板縫裏什麼也沒有呀，於是又怯怯地望老爺，老爺的眼烏珠在轆轤轉着，他罵人似的說：

「你也曉得回來了？」

「唔，」

「唔——」

小丫頭頭子一縮，彷彿老爺的烟筒刺在頭頂上，她一車身，小老鼠似的嚇跑了。

媽媽很快的走出來，在廊簷下一站，望望兒子又望望爸，立刻走到兒子身邊，尖聲地對

着爸說：

「你怎麼啦，你的酒也燙滾啦！」

接着又低聲地拉拉兒子：

「進去吧，陪爸一塊兒喝點。」

「我不喝！」

兒子頭一強，望着爸的背影，一搖一搖走進去。爸頭上那頂扁圓形的瓜皮帽，一塊生鐵似的壓在他心上。

下午。呂克甯坐在媽房裏，面前燒着一大盆炭。旁邊四仙桌上，小丫頭替他泡了一蓋碗桂花茶。媽出興地撥索撥索的從那些灰甕裏，摸出一包包預備過年用的糕餅糖菓，一包包的解開，挑着兒子最愛吃的幾種。

下首面一排新糊的格子窗，照在偏西的陽光裏，霜似的發亮。像一羣貪涎的白眼，默默地朝裏面窺望。

「哪，這焦切，城裏恆隆盛的呀！」

媽端來一盆焦切，自己最不爱吃甜東西，這時也蠻有味的嚼了一片。於是在春橙上坐下，看兒子野馬似的嚙出脆響的聲音，掛下的眼梢頭微一縐，忽然要緊的說：

「真的，明天去把你的二姊接來，你出去那年出門的，如今外甥也滿週了！」

接着跪上春橙，在一隻大紅皮箱裏翻了一陣，拖出一塊灰色線春，拿下來朝褂子窗這面一透，圍到自己身上望了望，一面說：

「這邊是從前買的哩，你看，多厚結，這顏色也大方，明天叫我縫來替你縫件絲棉袍。不，料子還有多餘的，再替你縫條絲棉褲。二姊回來要她替你打頭纏衫。鞋子；我已經叫春喜家做啦！」

「媽，你歇歇吧！」

呂克甯呆呆地望着他的媽，炭盆裏下一爆，他追着那顆一閃的火花，大着眼睛吞吞吐吐地說：

「媽，我想很快就出去——」

「那——」

「是的，媽！」

呂克甯一下悶在腿膝上，他那驟然捉攔的身體，像要鑽進什麼地方去，好護面前的媽，像揩掉一層屎那樣，很快的看不見他，也很快的忘記了。

門帘猛一掀，一陣可怕的冷風，爸大聲地衝進來，煙筒在地上篤篤敲兩下——

「你要出去，好，去吧！」

他讓開一條路，一隻手舵似的向右面一撥，站到讓開的路上，眼睛轉轉地望羞悶在腿腳上的兒子說。

「本來誰請你回來的？像這不受人抬舉的東西！」

「呃，你做什麼啦？」

媽堵到爸面前，一下奪下他舉在手裏的煙筒，爸的大喉嚨，噁得媽的耳朵在發叫——

「出去，出去，我早料到——你要討着飯回來！」

媽含着眼淚，尖聲叫着：

「你給我坐下，你給我坐下，傷心孩子飯也沒有吃——好像不是你生的吧！」

「爸——」

呂克甯霍的站起。媽猛的撲過去，要跌倒似的，咬緊牙齒向門帘外叫着：

「梅香，大少爺的床鋪好沒有？」

於是兩隻手用力搖着阿年的肩膀，沙沙的聲音說：

「聽媽話，年，去廂房裏眠眠吧！」

呂克甯頭一強，望着跌倒在火盆旁的小板凳。胸脯在綳緊的學生裝裏一鼓一鼓。媽回過去，把爸推到下窗口那填着虎氈的藤椅上——

「是的，你給我坐下，捏着這麼一個，人家有十個八個的兒子也沒有像你這樣。」

「哼！」

爸用力揮揮他的手，趕什麼蒙絲蟲似的，盯在阿年身上的眼睛，又在旋起來了，黢黃的長方臉上，有點青。

格子窗上的陽光一陰，爸的臉更加青了，手指有一點抖，捻着一壁的鬚子，聲音就像從高山頂上沉下，落在深深的水潭裏似的說：

「哼，你以為自己了不起吧？告訴你——初學三年，天下能飛，再學三年，寸步難移！今天把一個信你，你再出去飛飛看，包你這付屍骨也保不住了！」

「爸——你不能這麼說！」

呂克甯突的回過來，兩手抓着胸脯，像胸脯要爆烈。靠在藤椅上的爸，却回他一聲冷笑，過一會，他不透氣的說：

「那麼應該怎麼說？你說，你說，大概你還沒有討着飯回來吧？」

爸通的跳起，八字鬚顫顫地抖着。憂然靜寂的空氣裏，兩雙眼睛不相稍的對盯着。媽宰豬似的叫起來，同時一隻玻璃杯嘩啣一聲打碎在地上。

晚上，媽把自己房裏的白銅檯燈，點在兒子廂房裏，兒子那包書，媽也替他理得整整齊齊放在一張鋪着檯氈的方桌上，九點時候，那桌上又多了一碗燕窩粥。但這名貴的補品，可惜現在已經冰冷了。它冷冷地望着那隻鸚鵡不座窩的小主人，瘋了似的在房裏衝來衝去的，最後終於闖出門去了。

在一條黑暗的走廊上，呂克甯和媽突然一撞。

「怎麼——還沒有睡？」

「要跟爸說話，出去讀書應該沒有罪吧？」

「爸病啦，心口痛得極厲害！」

但呂克甯一陣風似的衝過去了。

爸靠着床欄，兩條被擁在他身上，頭上系一條什麼白手巾。背着柴油燈，望着衝到面前的兒子，嚴厲地沉着臉吐一口氣：

「阿年，你今年也二十一歲了，這點做人的常識應該有——做爺娘的不能一輩子跟你做

牛馬，勞碌一世難道想帶什麼田地房產進棺材？」

「爸——」

「是的，你不用開口，我知道，我不勉強你住在家裏（六裏鎮那三月鋪子，由你挑一月，自己去管理，如果還嫌不够你自由的話，城裏還有一月新開的米行——）」

「爸——」

呂克甯的鼻孔在急促地扇動。爸一拳搥在他身邊。

「不用多講，我知道，我全知道，一句話，要做人——你就這麼做！」

最後他痛苦地把牙齒一咬，從咬緊的牙齒上敲釘捲腳地說：

「至於高飛遠走，你可別想再做這個夢！」

「但是——」

「唔——，閉嘴！」

菜油燈下一跳，熄了。

後院泥地上，凝着一層霜。呂克甯發瘋似的從那霜地上奔過，直奔到池塘邊的西湖柳底下，他要摔碎自己似的猛的坐下，望着天壁上一顆星。三更後，天上起風了，西湖柳颯狂似

的搖着，呂克甯依舊咬着牙，望着天壁上那顆晶濛濛亮的夜星。

一九四一·一二·三。

守夜人

「不，你看，這班豬養的——我怎麼能在這塊住下去！」

守夜的南京老頭，剛打低舖上坐起，大着喉嚨，敲敲頭頂那層舖板說：

「你看，蟲子也爬來啦，這班豬養的，懶鬼捧了他們的頭！一窠豬，全是豬，一隻一隻就是豬！不是嗎？我們那塊哪作興這麼髒？叫化子也比他們講究啊！」

這連串的聲音，躺在高舖上的人可沒有理他。他推開被子，照例一跨下脚，人就很快的站在地上了。光光的禿頂，挺胸，配着全身那付高大的骨骼，叫人一望見他，常會想起那種上年紀的馬匹，當牠載着重負，縱然是在爬山過嶺，但依然能够聽到牠和別的馬匹一樣的得得的蹄聲。是的，沒有人看見老頭兒害過病，也很少聽見他用低聲說話。他高興的時候，什麼事都做得非常快當，做得刀刮水洗，從不牽絲拔藤。但今天可蹩扭，一睜開眼睛，就叫他生了那麼大的氣。他氣鼓鼓的站在那裏，望望自己的被舖，又望望這間倒暹的屋子：屋子裏除了還躺在高舖上的那個同鄉人外，其餘十三張上下舖的日班工人都出去了。留下一股滾

濁的臭氣，混着隔夜的燈油氣，可似乎永不想從這陰暗的鴿棚似的屋子裏跑出去。地上瀟散着果壳烟頭，倒像是一個十足的下等旅店，誰都不打算在這兒久住似的。老頭兒啣了地上一眼，幾口濃濃的黃痰，正自得其樂地扒在那裏巴巴地望着他。「呸！」他腳一頓，粗嗓子立劉大起來說：「算是老頭子晦氣，偏偏碰到這鬼窟裏來，一鼻子的灰！」他揉揉鼻子，轉臉望着牀頭打開的窗子，猛的打了一個大噴嚏。於是在那脹紅的頸子上，立刻又梗起一條條的粗筋，同時以一種救火般的大聲對着窗外叫起來：

「什麼，豬養的，誰叫他們開的窗？這班「江西人補碗的——自願自」，人家生了病他給藥吃嗎？」

窗外靜寂無聲，籬笆左邊的幾顆梧桐樹，簌簌的向他不安地點點頭。他在窗框上搯了兩下，發紅的眼球幾乎從陷落的眼眶裏迸出來，一面不透氣的罵着：

「賤胎，他祖宗奶奶的豬！找不着地方出氣，跟老頭子搗蛋，老頭子什麼沒見過，怕着他們這班蛆蟲？啊——啊呸！」

窗裏襲進十月早晨的涼風，吹起老頭兒的襯衣下擺，像大魚尾巴似地，拂動起來。他偶然地掉過頭來，望望牀架上的那件舊呢大衣，小聲地跟自己說：「唉，冷啦！」但沒上一分鐘

，他揪着舖上那條白褥單，猛的跳起來：

「什麼，豬養的，紅墨水也洒到你牀上來啦！算他們認得幾個巴斗大字，可惜後腿生短啦，什麼希罕，飛上上去，一個捉蟲子的排字工人！裝老類子的鳥樣！還以為別人覓他們的寶呢，今天漲工，明天不幹！不幹，着他們滾出報館的大門去喝西北風！嘿，領班，領班就吃人？上樑不正下樑歪，賭鬼迷了他的頭，不跟老子一樣的下等人？他奶奶的豬！」

他的嗓子慢慢的低下來，連自己也不知在說些什麼了，只是當他用板刷在灑着幾點紅墨水的褥單上剛刷了兩下的時候，人又開花彈似的蹦起來，推着高舖上的同鄉人，口水射到他閉着眼睛的臉上。

「這麼說，那班蛆蟲又到我牀上踴屍過啦！奶奶的豬，褥單上燒了一個香烟洞，褥單子燒破啦！什麼，不是他們？你還混蛋！你要跟他們一鼻孔出氣？你說，你還沒良心的小鬼，什麼？」

同鄉人用腳跟敲着舖板，閉着眼睛說：

「你在做什麼呀？」

「做什麼？」

他拍拍敞開一半的胸脯，喀喀地喘着，一個手指戳到同鄉人的額角上——

「你不知道我在做什麼？你這混蛋！這班外路人疴矢你吃嗎？要你替他們包庇！告訴你吧，我的褥單子給這班蛆蟲燒掉了！聽見沒有？快十點鐘哩——懶鬼捧了你的頭！」

他站着沒有動。周圍的空氣，似乎被他氣急的喘息，震得一鼓一鼓地，連禿頂也驟然的亮起來了。然而躺在高舖上的小伙子老頭兒唯一的知心人，却把頭往被洞裏一縮，翻個身，朝壁壁忿忿地說：

「饒了老子的耳朵好不好？十點鐘，八點鐘，人家不知嗎？」

「什麼，你說什麼？」

老頭兒盯他一眼。摸摸舖架上的那件灰黃的呢大衣，把它披到身上，一下又寒蟬似的噁叫起來——

「你知道什麼啊，小鬼頭！你知道一天到晚伸手向老頭兒子借錢！告訴你吧，老頭子開了錢舖也不到這鬼地方來受苦了！你知道，想想難民所裏的日子吧，你如今羽毛豐乾了吧？」

窗外什麼人走過，老頭兒猛的撲上去，他覺得非要找個人告訴過明白不可。豈有此理，

老頭兒的東西難道這三隻手偷來的？然而那個人却拖着怪響的木拖，肩膀一聳一聳地走他的去了。對於老頭兒的招呼，簡直一點沒有放在眼裏。

「叫你奶奶的窮！」老頭兒憤憤地追他一眼，他覺得這班捉蟲子的傢伙，只有一付本領，聞着嘴清叫白喊！「中國不會亡」「中國不會亡」大清早起，狗食的；老頭子的褥單布，不是雪白洋銅買來的？

老頭兒越想越氣，向窗外探出一張蛇頭似的高髀骨的三角臉，眼光霍霍地望着海藍的天空，半張着嘴，從露出一排完整的門牙上看，很像要等着什麼東西來用力咬一陣似的。

「早啊，老頭子！」

窗外靜寂的廊簷下，忽然出現一個拖着孩子的女人。這女人雖剪了髮，但仍然看得出至少十幾天沒有用過梳子，全身灰撲撲的，她似乎走到那裏，一股模糊的濃塵就跟到那裏，叫人望她一眼，也極其費力似的。但老頭兒却挺起黑毛蟲般的濃眉，興奮地說：

「那裏還早啊——領班奶奶！一天到晚還不是這麼混？」

「是啥，日子難過，飯也吃不起，這牙子倒還要吃藥，累死人！」

女人眉頭一皺，把孩子的身體攔到窗檻上，焦躁地望望老頭兒一會又說：

「我們領班跟你說過了嗎？想開你借十塊錢。」

「錢？」

老頭兒眼睛一大，好久才慢吞吞地說：

「沒有跟我說過呀，他怎麼會向我老頭子借錢啊！老頭子幾個刮痧餉，够他的零頭嗎？給他抽抽土香煙也不抵呀！」

「不中呀，我們左手來，右手去，報館裏怕就算你有錢哩！」

「我？」

他指着自己的鼻子——

「真不瞞天地，這幾個刮痧餉，哪，剃剃頭，添雙把襪，肥皂，肥皂總省不了吧，還得穿鞋子……還年頭，什麼都貴，就是人便宜！老頭子有錢——老頭子的錢在別人腰包裏！」

老頭兒兩手一分，掌心朝天，表示他真的不瞞天地，實在手空如洗。心裏却在說：「我心不知我心，出門人大家還不是水面上的一棒！老頭子缺少短向什麼人間過口？這年頭兒，傻瓜才講面情！」但一下，他望望那個垂着頭倒在他媽肩上的孩子，忽又伸過手去摸摸他，摸摸頭，又摸摸孩子的手。

「喲，滾燙的，抱他去囤吧，別吹了風。」

「你真的沒有錢嗎？牙子等着要看先生，一關餉就送還你。」

「騙你嗎？」

老頭兒退下兩步，撩起襯衣拍拍他一個陳年百古的青布肚兜，一下插進手去，把兜底也拉了出來。

「看！我老頭子騙過什麼人？老頭子要有錢，也早早回家了，客鄉客地，比得從前跟陸軍需時候？說句那個的話，單憑他一張通行證，天邊也去得！如今，如今，如今可就針針見血了……」

他濺着滿口唾沫，話越說越沒有邊岸了，聽的人只覺得一隻鑽不着洞門的蜂子，儘在那裏嗡嗡嗡嗡，嗡嗡嗡嗡，到處盲目地亂撞着。領班奶奶眼睜睜的望着他，直到他剛剛透了這麼一口氣，趕忙插上去：

「那麼五塊有吧？」

這驟然一問，老頭兒猛的怔住了。揩揩嘴邊的白沫一時不知怎麼說才好。

「唉，不要把我的鼻子脹破吧！」

旁邊高舖上的人，忽然偏着嗓子插進來，接着跳到地上，突然兩個金魚眼睛，拍拍老頭兒的肩膀：

「借他十塊得啦，我担保！」

「你？」

老頭兒氣得全身一軟，披着那件大衣，活像個空心草人似的幌着，嘴脣哆嗦了一會，好不容易胸脯一挺，把張兇惡的蛇頭臉猛撲過去，對着那裏的鼻子，便用力「呸」的一聲，然後嘵嘵地透幾口氣：

「你哪一隻眼睛看見老頭子有錢？怪不得人家說老頭子有錢有錢，你說，你給了老頭子多少錢？」

「那麼你就娶吃我了？我不相信借一下就會走了氣！」

同鄉人冷冷地說着。忽然瞧着老頭兒那付吃相，不禁又喀喀地笑起來。他知道老鬼的脾氣，雖是隻道地的山東胡桃，但也只要敵得得法，等他的火性一過，還不就太平無事了。所以接口又說：

「其實，不看金面也得看看佛面，人家抱着孩子等了您這麼久，拿去又不是甜的鹹的吃

癩好玩兒，看病吃藥呀！」

「啊，誰叫你不借她？」

老頭兒踏着火似的跳起來，這小鬼，簡直把他氣死啦！不久以前，老頭兒看他在那個縣民所裏磨陽壽磨得雜熬，費了多少唇舌跟報館經理好說好講的把他講進來，隨後又怎樣的好說好講加他錢，也無非是爲了他是一個家邊人，所說近指痛指，家邊老鼠也勝過別地方的貓！不是嗎，這班蛆蟲蟲的外路人，哪一個的眼睛子不生，在腦壳頂上？他們一陣子出，一陣子進，「中國不會亡」，「中國不會亡」，他們眼睛裏什麼時候有個老頭子？但是偏偏這小鬼，蛆蟲揀密裏鑽，你朝南，他朝北，人家臂膀子朝裏彎，他的臂膀嗎，他奶奶的祖宗！真是甯渡畜牲草渡人，他如今三碗飽飯一吃羽毛豐乾啦！老頭兒一想到這裏，差不離全身的蟲都要冷了，他的手指在顫着，退到自己的舖上，忽然朝那小鬼拱拱手，嘶聲地說：

「算老頭子石灰醃了眼——認到你這門小祖宗，嘿，你如今西瓜放現酒壘上像煞一個人了啊——」

窗外的女人早走了，他也簡直完全忘記人家向他借錢的一件事。總之，這小鬼，到處受掙他的外錢，老實說，不能這麼便宜他，於是噪子立刻粗起來，揚起一個拳頭，梗着喉嚨頭

的背筋說：

「告訴你，經理部要我找個保！老頭子吃着自已飯可卵子也沒有這麼空！」

「乖乖！我有着這麼一座老靠山，還怕着經理部壓死我！」

對方笑嘻嘻的猴到他面前，拍拍老靠山的背，索興一屁股坐到他旁邊。

「嘿，謝謝你一百代祖宗，老頭子可沒有認識你！」

老頭兒霍的站起，自管自的朝屋子外面走了。

飯後，照例當報館機器房的平板機停止轉動的轉動以後，前面曠場上的那長排蹲在陽光下的樹皮房子裏，就可隱約聽到一些年青人的血氣旺盛的談話聲，和一些雜湊的隨口哼出的各種歌曲和小調。也照例，當老頭兒從那裏匆匆走過的時候，也總有些油嘴滑舌的傢伙，像在等着一個名丑角的出場似的，一見他，就亮起眼睛來喊住他——

「喂，來嘛，我們來吹吹牛皮啊！喂，陸軍需是你的侄子嗎？」

這麼一喊的時候，老頭兒無有不走擺去的道理。不然，這班蛆蟲倒真以為他是吹牛了。於是他們橫了他們一眼，十分嚴肅地說：

「下流雜種才騙人，一筆裏寫得出兩個陸字嗎？豈有此理！」

照例，老頭兒這麼一氣之後，他那雜亂的話匣子，就重複又重複地在這班蛆蟲面前打開了，不是說他們江南地方如何如何的殷富厚實，便是陸軍需的如何精明能幹，如何的財大勢又大，他南京退出的時候，跟了陸軍需三個月零十二天，什麼地方沒去過？什麼樣交通車子沒坐過？幾會化過自己一個錢？老實說，陸軍需一句話，餉就發了他六個月，這種人如今帶着燈筒火把上那兒去找？嘿，要不是他在漢口跟隊伍失了聯絡，包他一個刮刮叫的師長當起來啦！老頭子還到這塊地方來受苦？

老頭兒的話一說就通着海，不管人家還在不在聽他。他老是面紅筋脹的跟在別人的後面，有時也跟着那些棟字的黑子，眯着眼睛到字架上去望望，又望望那些棟字人的一搖一搖的身體，不禁撲赤一笑，在心裏暗暗的說：「這門飯也吃得出山嗎？」於是不知什麼緣故，他就立刻想起這面警察所長有次和報館總經理的談話，所長還親手拍拍老頭兒的肩膀，他告訴總經理說，什麼職位老先生真要得，報館自從來了，連村子上也沒有鬧過偷賊的事情。他一字不漏的找着一個字就晃着禿頂告訴這班蛆蟲，他總歸起來講，照例就是：「老頭子天地也對得，拿報館二十隻老洋一月，大家覺也多關幾膠呀！」這是他近來最得意的幾句話

。也是他每次跟道班姐姐蟲的談話的得意結束。

但今天可傷腦筋，當老頭兒放下飯碗，打排字房廊簷下走過的時候，偏偏那朱領班不遲不早揀着這個時辰在那兒海罵人。老頭兒從紙糊窗的破洞裏瞥一眼，只見幾個學徒小鬼，一字兒的站在那裏，而領班，大頭魚似的像要一口吞了他們，插着拼版的長桌罵着：

「不識好歹的死貨，一點小事，你們就鬼頭賊的推三托四了，快快把沒有還的字統替我搬出來！」

什麼，推三托四？他在罵那一個啊？老頭子猛一怔，是的，這流氓，難怪他吃飯時候專朝老頭子眨白眼，他奶奶的祖宗！老頭兒呼呼鼻涕，連忙車轉頭去，從字房的另一面，望着一個大圈子走向自己的寢室來。這賭棍，老頭子偏不相饒他，他窮花了眼睛肚痛怨牀脚，好漢自己來向老頭子借錢啊！嘿，罵就罵得出老頭子的錢了？他一脚踢進板門，朝裏面大聲的罵起來——

「咬老頭子的鳥！有本領把老頭子撞出去，看——魚死到底還是網破啊！」

他氣昏昏的輪到自己舖上，這半天比磨一個通夜還吃力，他慢慢地合上眼睛，想養一養神。但不成，他的耳朵在拚命熱起來，他想一定有人在罵他，而且他似乎幾次聽到窗外曠場的

那一面，有人在那裏切切擦擦地議論着什麼，是的，這班沒爺娘教訓的蛆蛆蟲，整天愛拿別人的是非洗牙牀，操他一百代祖宗！五分鐘過去了，老頭兒實在忍不住，他霍的站起，兩手撐着窗檻，做着幾個勢頭，猛的撲了出去。但曠場的那一面，除了被西風捲起的沙塵在淡淡的陽光裏飛騰以外，却連一個鬼的影子也沒有。而老頭兒似乎還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巴巴地望了一分之久，才覺得胸口一鬆，於是對着前面籬笆左邊的幾顆高脚梧桐，低聲地說：

「這鬼地方，一刻也登不下去啊！」

他反綁着手在屋子裏來回的走着，真奇怪，一走到離窗較遠的陰暗地方，心就莫名其妙沉悶起來。而領班孩子的那個倒在他媽媽肩上的大頭，就像彈棉花棒錘似的，輕輕一下一下的在他心絃上彈着，軟綿綿的簡直也沒有一點聲息，除了那種重甸甸的感覺以外。

「去，老頭子前世裏欠他的不成？」

不知什麼時候，老頭兒終於又闖出門去，他覺得簡直碰到了鬼，連踏在腳底的泥地，也像膠似的，彷彿一踩下去，要很費力似的才能拔起來，他眼睜睜的望望那扇薄薄的板門，兩道濃黑的眉毛一挺，就朝他嘶聲地罵着：

「一鼻子的灰！孤老頭什麼地方不能去？偏逗到這鬼網裏來！」

然後他昂昂地挺挺胸，直像要到什麼地方去似的，一下用勁地車過他那高大的身子來。

「哈哈，你在這裏！」

同鄉小鬼突然冒着滿頭大汗從外面奔進來，正好和老頭兒車過去的身子有力地撞了個滿懷。老頭兒大着眼睛望望他，用聲音慢吞吞的說：

「不然，還在那里？爺娘老子生的腿可沒有這麼賤？」

「呃，正經話，朱領班的孩子驚過去啦！」

老頭兒什麼地方的皮膚一陣麻，但驚他的眼光碰到對方那變比平時還突出的金魚眼睛上，心立刻一橫，朝地上吐的吐了一口唾吐說：

「那你來找老頭子去推筋了？告訴你，眼睛放亮點，你挑水尋錯了碼頭啦！」

「那麼，」

「那麼個屁！」

老頭兒一眼瞥着對方身上那件——前幾天借他的錢去舊貨攤上買來工裝褲，心重軍的一沉，立刻關關他要抓上來的手，雪窩里的老鴉似的叫了聲什麼，衝出前面的籬門，朝荒涼的

田畝上走去了。

這天，老頭兒破例在外面喝了酒。夜了很久，才打進村的路上默默地走回來，他走得非常緩慢，偶而從一兩家吐出燈火的民房那里，不自覺的停下脚步，深深地朝它望望：「唉，落葉總得歸根啊！」他用顫抖的聲音跟自己說着。他想起還在家鄉的一個寡婦女兒。這閨女，老頭兒平時很少想起她，反正苦瓜藤上再結不起甜瓜來，靠做老子的貼補吧，到底微乎有限，要不是她自己命苦，炸彈片子就偏偏靠到她老公？呃——算了，還不是一把眼淚等頭髮乾白指望指望她自己的兒子了，老頭子自譬自解地，又彷彿像個幽靈似的站在她女兒的前面，用發抖的麻木的手，默默地在她閨女的頭髮上撫着。他今天夜里的腦子分外的清細，是的，他也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的，忽然牢牢地念起他那個還抱在女兒手上的小外孫來，他甚至擺着手指在一路計算這孩子的月份，該快三個足歲了吧，小東西，外公還沒見過一面哩！他木木的嘴唇上掠過一絲微笑，他從女兒強健的體子上想，這小東西，該不至怎麼瘦啊，說不上還是張長方臉吧，闊額角，一雙大耳朵，說不上還有點像他的外公哩！是的，他牢牢地在心上打了一個結，千萬記着下趟打信去的時候，一定要叫她拍一張小照來，眞是的，千里迢

追還沒見過他外孫一面哩！並且記着，下趟打信的時候，一定再寄她二十塊老洋，並且要特別帶一筆，這是給外孫囤子添幾件衣服的。

是的。什麼都想定以後，他的脚步也加快了，一口氣走進報館，到寢室里拖出那枝洋鐵手杖。用溫暖的手摸摸牠。於是那手杖，便親切地跟在他身邊，一路打圍着籬笆的報館四周，撒冷冷的在地上叫着，幫着老頭兒開始他的守夜工作。

一個暗沈沈的黑星夜，老頭兒來回地在四面轉着，平心靜氣的什麼都不在想，當他走過那排通亮的排字房前面，他只望望那幌動在紙窗上的一些錯落的人的黑影，他並沒想進去喝一杯水，或者跟什麼人搭訕搭訕，總之，這班蛆蟲的眼睛里就沒有他老頭子！而老頭子嗎，老實說，跟他們還不是水面上貼膏藥，要不是同鍋頭吃飯，老頭兒撒尿也要離開他三條麥輪子。真是自投羅網，在這里枯樹當柴燒，一點子是非給別人洗牙床，他奶奶的祖宗！其實老頭兒要是硬硬頭皮在家里，也只是自己辛辛苦點，三畝來地的收成還怕餓死不成嗎？嘿，這班蛆蟲，說不上連這點底子也沒有啊！

老頭兒氣昂昂的從那排通亮的房子前面走過，他什麼都懶意去想，他覺得不受想的事情就乾脆不想。難道還怕着別人把他從報館門上擡出去！但當他的脚步，一步步走近領班奶奶

住的那所矮房子時候，一路微紅的燈光，正好遠遠地射在他上半張臉上，他曇曇眼。在一陣孩子的無力哭聲里，覺得眼睛一黑，心就突突的跳起來。他老頭子活上六十多歲，覺得自己從沒做過傷害別人的事情，這孩子，難道前世欠他的？他想走近窗子去看看，但不成，他實在怕見那個彈棉花棒槌的頭。這小鬼，其實做老子的少擲一把骰子不也就早好了？而且那個做娘的女人，這女人，只比死人多口氣，平時日子隨便什麼冷飯冷粥的，只要拿到手，就往孩子肚里塞，懶得勝如一條豬！世界上有這麼便宜的事情——養大一個人是容易的嗎？養一隻鴨，也得水是水，飯是飯，才能叫他活下去啊！這班死貨，懶鬼捧了他的頭！老頭兒望望灰暗的天，在肚子里咕咕地罵罵。照平時習慣，老頭兒肚子像有什麼，放到嘴上一罵就冰炭消融了，但今天可不成，他該罵，心就越跳，跳得從胸口里迸出來似的，「呸」！他猛的朝地上用力吐一口唾吐。當他抬起眼睛來的時候，他發現對面有人走過來，全身一震，鼓起胸脯來大聲喝着：

「那一個？」

但沒等那個的回答，他早拖着那枝手杖，拐向另一條路上去了。這下他走得非常快，手杖不安地一路的跳着，他朝工人寢室攢排房子走過來，急急地喘着氣，像要找尋一個失落的

東西，是的，他決心要把那東西找回來。但當他一脚踢進自己寢室的板門時候，恰好又碰着那個小鬼同鄉，也在匆匆的跑出來。

「啊——你！」

老頭兒大聲地像遇着一條要咬人的惡狗，索性鎮靜的站住了。

「你今天不認識我了？何苦啊！——跟自己人！」

同鄉人激動地抓着自己頭上的亂髮。

「自己人？你奶奶的祖宗！」

「喂，老頭子，在要告訴你——」

「屁！」

老頭兒轉身就走，他要找尋的東西，終於又被他暴怒的火燄憤憤地燒毀了。可不上半點鐘，他又悄悄地回到寢室里，一進門，他小心地朝那躺着人的每一張上下舖上望望，把屋子當中的那盞菜油燈，轉一個身，讓背光的這一面對着他的舖，於是小心地蹲到地上，在暗地摸了好久，才把一個花布包從網籃什麼東西里拖了出來，捧到床上，「他奶奶的，當真老頭子就氣不過這班蛆蟲！」他在肚子里暗暗地罵了這麼一句，但當那花包正要被揭開的時候

窗外黑暗里，猛的抛起一陣笑聲，接着同鄉小鬼亮着一雙突出的賊眼出現在窗子外面。

一下他又巴巴的猴進半個身子，朝老頭兒小聲的說：

「錢已經替你借他啦，就是這里拿的，十塊！」

「你？」

老頭兒垂下在包上那隻手去，這「你」字，說得比那個小鬼的聲音還低，但異常的沉，然後牙齒一咬，在自己胸口上捶着，一面嘶聲的叫起來。

「不行，你這賊！」

老頭兒一下把花包打開，在一件棉衣里摸出一個小包包，立刻把小包包上的紙撕碎，抖着手，數着他的票子。

「不行，你這賊！」

老頭兒急氣直喘地從窗子里跳出去。

「不行，你這賊！」

在窗外黑暗里，同鄉小鬼的聲音……怯怯地說：

「人家孩子一口氣驚了過去兩點鐘，火里的錢也要抓呀，他不還你嗎？」

「不行，你這賊！」

老頭兒簡直說不出第二句話，受傷的野豬似的在那里狠命的吼着。

將近天亮的時候，老頭兒所有的被蓋東西，統搬到號房隔壁的那間潮霉的，僅僅放下一張牀舖的小屋子裏。他個偻着背，坐在那舖上。一盞掛在泥牆上的小青油燈，寂寞地望着他，時時在不安地幔着。

老頭兒哆嗦着嘴唇，什麼都不說。直到東方發白，在報館對面的山坳上，染起一片火紅色的雲彩時候，他才拉起蓋被，低下頭去睡了。

不知什麼時候，他翻一個身，在夢里罵着：

「滾！老頭醜瞎了限認到你這個同鄉人！」

父子倆

幾朵薔薇色雲從湛藍的天心裏滑過，一片正在透土的金色陽光，散射到綠沉沉的田野上來了。稻熟的時候啊，那飽含着露水的田野，亮晶晶地到處吐發着沁人的清香，

這時蜿蜒在田野間的那條黃泥公路上，走來一個禿髮的中年男人，和一個跛腳的孩子，大概因為孩子跛腳的緣故吧，看他們沒走上半枝煙時光，中間已經相隔了好長一段路。前頭的男人便站住了，他像一匹無聲的馬，陰鬱地望着稻田上空的天壁，似乎要從那平靜的天壁上，看一條什麼細細的裂縫，兩個網着紅絲的眼球，那麼可怕地突出着。直到孩子一顛一跛的腳步快近身邊的時候，他才倏然地掉過臉去，望着拖着孩子背後那條細長的黑影說：「怎麼，走不動了嗎？」沉重的聲音，有點抖。沒等孩子的眼光向他抬起來，轉身一旋，望着腳下的泥路，彷彿跟自己在說話似的，他又說：「城里好玩吶！」

孩子擺着一面的手臂追上去，呼呼鼻涕說：

「爸爸，城里還有警報好逃！」

「唔！」

「爸爸，城里人老吃油條。」

「唔，快走！」

爸的頭，始終沒有拾起來，他老是這個樣在走着他的路。

「爸爸，城里的自來水，濺，濺濺濺！」

「呃，曉得了！」

「爸爸，縣政府門口的石獅子多大呀，喏，總有這麼大，看呀，不是不是，比你還大哩

那石獅子——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爸不再理他，他也看不見兒子那種指手划脚的神氣，而兒子還是一股勁的擺着那面手臂追上去，對於縣政府門口那對石獅子，他是極感興趣的。自從媽媽死了，爸爸恰巧又說是「請假」的住到鄉下以後，每逢別人家的孩子侮欺了他，他必定拿縣政府門口的石獅子嚇唬他：「嚇，你不怕嗎？石獅子會吃掉你！」不是嗎，孩子的眼睛忽然一亮，他不知想着什麼，剛點下地去的那隻跛腳，猛地槩似的朝外一撥，就撲上去揪住爸爸的短褲，用力

頓了幾頓說：

「牠到底吃不吃人呀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爸丟了他一眼，但很快又望着他前面的路了。

「石獅子呀，你們縣政府門口的石獅子呀！」

「你知道什麼哪——閉嘴！」

「噫，你不是說牠會吃人嗎？」

陽光照在爸爸的腦蓋上，後面來的風，把他鬍根疏疏的頭髮吹得貓鬍子樣的豎了起來，然而爸一點也不笑，他又規規矩矩的走起來了。

「噫，」

孩子瞪了他一眼，氣急巴巴的擺着那兩隻手臂追上去，追着，追着，他忽然滿頭大汗的怪聲地叫起來——

「啊啾——爸爸！」

「唔，」

爸突然轉過身來，孩子圓圓的鼻眼畢谷畢谷的望着他，一面舐舐他缺牙旁邊那個搖動的門牙說：

「喇喇，我的彈子沒有拿來呀！」

「彈子？」

爸牙齒一咬，眼烏珠突出着，那樣子倒像要猴過來打人的，孩子癡索索的低下眼睛，望着爸爸短褲下的兩條黑毛腿。

好一會，爸望着遙遠的天壁，孩子望着爸的毛腿，誰也沒有動。黃牛在望不見的地方突然哐地一聲叫。那叫聲划過遼闊的低空，爸的身子狠狠一震，鼻翅膀在黃青的臉上急速的扇動幾下，他突然摘住孩子的耳朵，狼似的吼着：

「不走了！那你就給我死在這地方——反正哪里都一樣。」

孩子的眼睛一下紅了起來，但狠命支着要跌倒的身體，吊住爸的手，一面發瘋似的捶打自己的頭。

「呃！」爸驟然像走了氣，球，眼淚汪在眼睛裏，退到路邊一塊計程碑上坐着。對於面前的孩子，實在一無法想。什麼地方都向他開了門，托兒所，教養院，甚至難童收容所，甚

至自己的親兄弟。真是禍不單行，老婆一死，居然想不到縣政府的錄事差使也撤了銷。他想着，整整的躺在牀上想了三天三夜，他想不出一條另外的路，他的路，每天都一樣，幾年來都沒有改變過，從縣政府的寄宿舍，走到縣政府的書記室，從縣政府的書記室，走到縣政府的寄宿舍，一面有上司同事，一面有老婆孩子，人還需要什麼呢，正是老婆的那句話「上祖的陰德不小啊」！可不是，千里迢迢的逃難出來，居然考取錄事，在這塊出娘胎從沒到過的地方，居然也證章制服了，這年頭——平心而論人還需要什麼呢？但有一天，他想着想着，終於從牀上跳起來，擡着自己的頭，像擡着一個無知覺的木瓜——「啊，我這個死貨，我這個死貨多死呀！」他狼似的吼着，他覺得幾年以來，都像死了一樣過着，別人早看他過不下去了，勸他改行吧，然而他總說，咬口生薑嚼口酸吧，七合升籬八合命啊！他從前看不起的人，現在個個比他活絡了，就說自己的親兄弟，看着他幾十塊錢的香烟攤出的本，幾年一混，居然老婆孩子，還蓋了一所茅房子。自然他是能在這裏根深蒂固的居下去了啊。而自己這死貨，却弄得家破人亡，連身上一條短褲，還是穿着兄弟的。其實這點東西，在往年全新的也不過幾毛錢吧，然而落在如今人的眼睛裏，它是命寶了。爲了這點命寶東西，弟媳婦——不，從今天起他倒要和她論一論身份了，她是什麼，老媽子出身的湖南婆啊，她只差沒有

去上吊啊……而終於他們父子兩個，就像兩條草繩似的，給人一條伙的從屋子裏丟出來了。

「嘿！」爸突然抬頭瞅着田野那邊的一個小村落，嘴唇顫抖着，將髮忿忿地吼罵什麼，孩子却一下衝過去，綁在汗背心裏的胸旁骨一鼓一鼓地，忽然說：

「爸爸，那石獅子到底吃不吃人呀？」

爸楞了他一眼，猛地把他拉到自己的手腿中間，捧起他的臉，足足望了分把鐘，他才抖着嘴唇說：

「阿毛，你說，你的爸到底碰着了什麼？」

「阿唷。不要碰我的牙齒呀，它要掉下來啦！」

「呃，問你，爸這一輩子還做不做得了人？」

「阿唷，叫你不要碰不要碰，你還要碰！」

孩子強着頭，想從爸的手裏掙出來，爸可固執地捧住他，他不知辨來的想頭，倒說不穩事的孩子，說話常常是靈驗的，他焦急地望着孩子的眼睛，鼻翅膀劇烈地翕動着說：

「聽我說，我問你，那個季科員李伯伯，他這回會不會替爸爸找到差使做，懂嗎，差使，你說，呃，你搖一搖頭，不然你對點點頭——呃，你聽不清爸爸的話嗎？」

孩子眼睛一亮，舐舐那個會動的門牙：

「季伯伯嗎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我曉得，季伯伯的小八也叫阿毛啦，跟我一樣的名字——啦，啦！」

「呃！」爸不再作聲了。手從孩子的臉上慢慢鬆下，攔到自己的膝蓋上，石獅子樣一動不動。背後半人深的稻田裏，瑟瑟地發出一片穗葉摩擦的低聲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他們父子倆個，又一前一後的在走了。太陽漸漸高起來，天上的雲飛得快極了，那薄薄的雲影，像一層看不見的紗，一亮一暗地，忽兒散落在遺面的田野上，忽而又披上田野那邊的山頭上去了。鳥唧唧地叫，大概是麻雀吧？不知道，走路的人並沒有留意這個啊！

路上的兩個人，走着走着，路面也在慢慢的高起來了，上坡啦，爸爸像要吃草的牛弓着背，兒子的身體沖在前面，一隻墳槩似的一撥一撥地撥上去。五歲的人了，還穿着柳條布的開襟褲，褲子是够長了，但跟上面那條短短的汗背心還是碰不攏頭，在他一搖一擺的腰背那裏，就像多了一道箍。他一路呼嚕呼嚕喘着氣，等他好容易擺到坡道的頂上，他突然嘩的

一聲站住了。他用力點着那隻壞腳，兩手同時的罩在額角上，望着前面縣城裏的那座層層有角的尖頂寶塔，他拉着很久來不會有過的大嗓子叫了：

「爸爸，寶塔在等我們哩！」

「阿毛！」

爸嘴脣一抖，也望着那寶塔，突然抱起他的孩子，冷冷的臉頰，貼在孩子那汗油油臂膀上，他含糊地說：

「阿毛，船到橋門自然直，我想磚頭瓦片也有翻身的一天吧！」

「甯，別抱着我，我一點也不吃力，我要自己走！」

一片白雲從寶塔的尖頂上溜過去，那寶塔似乎幌了一幌，又站住了。孩子一下掙到地上，顛擺了兩下，也站住了。他眼睛在黑黝黝的：

「嘿，孀娘孀娘你不要兇，叫石獅子來吃掉你！」

x

x

x

x

「容易走到季伯伯家裏，凳還沒有坐熱，爸又說有要緊事出來了。季伯伯搖着蒲扇，像個稻草人似的站在堂屋門裏說：

「噢，老蔡，那末不送了。」

「哪裏，哪裏，自己人還客氣這套嗎？」

爸一弓一弓的站在門外，拉着他跛脚孩子的手，轉也轉身了，忽又回過去，巴巴地望着季伯伯的小眼睛說：

「不過，老季，我對你什麼都說過了，呢，什麼都說完了。除了你，我是再沒有一個可以商量商量的人，呢，除了你——」

「可不是。」

對方用力揮着蒲扇，擱在門檻上那隻繡花拖鞋裏的赤脚，彈琵琶似的在那裏抖着。他忽然頭一偏，縮起鼻子望望外面巷子上的天：

「啊，真熱，這樣的天天辦公，實在有點吃不消！」

「是的。」

爸也望望頭頂的太陽。鼻翅膀急速地翕動幾下。突出着眼球猴上去小聲說：

「洪祕書調任縣長的消息，應該可靠吧？」

「當然囉。」

一股柴烟從堂屋裏沖出來，門裏的人這麼一搖，紙鶴翻身似的，那同時揮起的蒲扇，就一下打在他那隻手的掌心上，他望望那蒲扇，搖搖頭，烟霧裏的小眼睛一睜一睜地吐出那種尖細的小鷄聲音說：

「以我看，洪祕書決不是養人的天。要在他底下出頭，真是石板上栽樹！所以我是抱定宗旨不走他的路，老實說，他的消息從我這個耳朵進，嚙，早從這個耳朵出去啦！——呢，再坐一會去吧！」

「不啦！不啦！」

爸爸緊緊孩子的手，額角上的筋一根一根的梗起來了，汗，雨似的瀉，嘴唇有點抖，他木然地望着門裏的人。

「呢，再坐一會去吧，還早哩！」

「不必啦，不必啦！」

爸爸吃地說着，突出的眼睛，一下沉到自己的腳背上。孩子焦燥地推着他：

「進去啥，叫你進去又不進去。」

孩子扭一扭被爸抓住的手，但忽然看見季伯伯的小眼睛在看他身上那件花條子汗背心了

「他連忙胸脯一挺，望着背心祇祇那個會動的門牙說：

「還是媽媽替我買的！」

但當他抬起頭來，季伯伯已經不站在那裏了，孩子的眼睛驟然的大起來——

「唵！」

「嗨！」

爸鑿了孩子一眼，望望巷子上的天。終於兩段焦木頭似的黑影，絆着他們的脚步，從那古老的巷子裏慢慢地走出來了。

「啊呀，他們的阿毛呢？」

一走出巷子，孩子忽然大聲地說起話來——

「爸爸，他們的小耳朵阿毛呢？他不在家裏，他到哪裏去玩啦？他上會還給糖我吃的啦！啦！」

爸又鑿了他一眼，不說話，兩片紫厚的嘴唇，依然有點抖。

正午，太陽猛烈地照着這座大後方的二等縣城，火似的，整個縣城就像悶在一隻不通風的蒸籠裏。街道上很靜，賣涼茶的偶而碰碰他的玻璃杯，扁着嗓子叫——「噯，涼茶啦！」

但過路的人，似乎誰都懶得搗動眼皮去望他，也懶得走攏去，或是就在那裏停下他們的腳步來。這天氣涼茶也沒有生意哩，真怪！

這時，他們父子倆，也在那火熱的街道走着，孩子的圓臉，豬肝一樣的紫漲着，兩撇眉毛，晒乾了的草葉似的，朝兩旁萎萎地躲了下來。爸鐵青着臉，禿頂上的頭髮不再像貓鬍子樣地躡起來了，他的人矮了，背也格外弓了，駝着一背的汗，有時還反綁着手，儘走，儘走，屁話也沒有，這樣子真難看！孩子眨了他一個白眼，在一家店舖的布篷底下，他忽然站住了，狸貓似的叫起來——

「爸爸，還要走嗎？」

爸揩揩額角上的汗，含糊地應着：

「到啦，快一點走，前面就到啦！」

「噢！」

孩子的眼睛一亮，繞着爸旋了半個圈，拉着爸的手像要爬到他身上去，唏呼唏呼喘着氣說：

「還有石獅子，還有一個兵看住石獅子的啦！」

走了兩步，孩子忽又推推爸的手說：

「爸爸，石獅子哪個人養的啊？那個兵？那末牠的小獅子呢？牠的小獅子？」

「唔，唔。」

爸焦燥地丟了他一眼，望着就在前面那條十字路，他突出着眼睛在想：朝北走呢？還是朝南走？筆直過去是西門了，那裏他不但沒有一個熟人，幾年來好像都沒有高高興興的去走過，還是前兩個月裏，爲着替老婆買棺材才過這麼一趟呢？

他悽然地望望那條筆直過去的路，突出的喉嚨骨那裏，咕咕的嚥了兩口水。眼睛紅了，並且模糊了，爲着老婆在大街上的眼淚，今天還是第一遭吧！

「爸爸，牠的小獅子呢？」

孩子推推爸的手，喲，爸的手多冷啊！孩子眼睜睜的望着爸，拖着灰塵的汗水，從抬起的豬肝臉上淌下來，淌到差不多近嘴唇了，他伸出舌子舐一舐，一會兒說：

「爸爸，蘿蔔乾也是鹹的啦，嬸娘家裏的蘿蔔乾真鹹，鹹煞人，老是蘿蔔乾，蘿蔔乾，

爸爸，嬸娘老罵你呢——」

孩子跛腳這面的手那麼一擺，鼓起兩個腮巴子歪着腦袋說：

「爸爸，孀娘說，孀娘說——蘿蔔乾也攤塊錢一斤呢，養豬養狗，我去偷嗎？爸爸，她說你是豬！我是狗！」

「唔！」

爸爸揮手，好像要揮去一隻吵人的飛蟲，讓他靜下心來想一想——到底朝南頭走呢，還是朝北頭走？兩條路他都望過幾十望了，這面店角上的布招子——青底白字白邊，偶然魚尾巴似的向他拂動一下，垂直了，不再動了。那面店角上的布招子——青底白字白邊，也偶然魚尾巴似的向他拂動一下，垂直了，不再動了。這廂的涼茶攤——「噯，涼茶啦！三毛！三毛！三毛！」那邊的涼茶攤也照樣喊着——「噯，涼茶啦！三毛！三毛！三毛！」一家也不多，一字也不少，什麼都一樣，他媽的，這地方都一樣啊！爸爸暗暗地嘆了一口氣，眼睛沉到自己的腳背上。

「走呀，還不走嗎？」

孩子拎着他那條濕透的柳條布長褲，顛巴子一鼓，偏着腦袋要緊說：

「爸爸，我們城裏有油條，我們城裏的自來水——噹！射！——啊啣！」

孩子的手那麼一比，撞在當門的痛牙上，他一手蒙着嘴，蹙下兩條眉毛不再說話了。

「呃，走吧！」

終於，爸把孩子的手一拉，拐上南頭這條路去了。走得極快，老上司洪祕書的影子，一路的在他眼睛裏大起來；西髮，小鬍子，皮裏腿，下巴上一顆黑黑的痣，說話喜歡「這個」，「這個」。但跟說話的人，千萬不要拖泥帶水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弄堂裏拖木頭直來直去，率性老老實實要他分發一個差使救救眼前的急，三年的嫡頭上司，難道還不能算是他自己的人嗎？是的，要碰，碰一個禱，要爬，爬一個上，總之，閻王好見，小鬼難當！不是養人的天，難道他一個小小的科員——配？爸突然仰起頭來，望着密密的電線，深深地吐了一口氣。但忽然又想起那面北頭路上的，那個害肺病歇在寄宿舍的劉書記來，呃，書記，書記，全是泥菩薩過河，自身也保不了啊！今朝去看他，反而去累了他，他不過頭頂別人腳踏別人，打一個地舖的地方也沒有啊！不過幾時一定得去看看他，找着了差使該買一斤豬油送給他，老劉的人太好了，現在豬油大概要十四五塊一斤了吧！

一路走着，爸突然興奮地朝西街的店舖望望，好像真的要買什麼東西似的，一會兒，這條全城最長的南街，給他不知不覺的丟在背後了。

出城一箭路，洪祕書的公館，也約略的望得見了，沿公路的那座大房子，兩面有涼台，這面數過去該是第三個涼台吧，是的，洪祕書的公館是租人家的樓上的，是的，爸一手遮在

額上，望望週遭那些東一堆西一堆的平屋，然後又凝凝地望着矗立在平屋中間的那座公寓式大洋房，喔呵，就是第三個涼台上。呃，一個人正靠着欄干在抽烟呢，呃呢，說不上就是他洪祕書呢？爸心頭一跳，臉上火似的熱起來，他挺挺胸，低下眼睛把自己打量一翻，呃，這雙鞋子無論如何得叫皮匠縫一縫了，他瞅着露出在鞋底邊的兩個脚趾頭，不好意思地蹲下去，把那裂縫的鞋牆塞緊，然後抱起孩子，貼着孩子油汗的臉頰大聲說：

「阿毛，到啦！」

「爸爸！」

孩子暗啞的聲音答應着。他蹙着眉毛，舐舐乾裂的嘴唇，不知要說些什麼，但沒有說，那個老南瓜樣的頭，就重重地倒在爸的肩頭上。

——叮噠！

爸剛一舉步，一輛簇新的包車飛速地，面拉過來。喔呵，正是他，小鬍子，皮裹腿，正是他！爸即忙跨上兩步，把抱起的孩子重新又放下，拉一拉那條汗濕的短褲。

——叮噠！

「呃，報，報告，」

爸爸向車裏的人舉起手來。但舉到一半，他又想應該先鞠一個躬呵，是的，爸爸剛剛突出着眼睛低下頭去，只聽得嘯一聲，包車箭似的從他面前擦過去了。

「嗨！」

爸爸惘然地望着飛馳的車影，嘆一口氣想：「他有沒有看見我啊？呃呃，他難道一點也沒有看見我嗎？」

車影在強烈的陽光底下，黑兔似的消逝了。爸爸仍然是木然地張大着嘴：「他到底有沒有看見我啊？」

——叮——噹！

爸爸身子一震，他似乎還聽得那清脆的鈴聲，在遠遠地呼喚他，不，在輕輕地告訴他：

「咄，誰希罕你這塊回湯豆腐干啊！」

哦！爸一個踉蹌，眼睛沉到自己的腳背上，嘴唇厲害地抖着。他想着季科員，想着肺癆老劉，想着二爺娘所生的同胞兄弟，想着死去的老婆，想着，呃，那隻冷冷的手一下揪在孩子的頭蓋上，眼角邊的皮一陣孿瑟的抽搐，他失聲地喊着：

「阿毛！」

「爸爸！」

暗啞的聲音，孩子無力地靠在他的毛腿上。

x

x

x

x

一點鐘後，爸和孩子忽然坐在西門外的一個涼茶攤上，好久了，賣涼茶的有點等得不耐煩起來，將草帽後往腦後一推，瞅着他這位奇怪的顧客說：

「喂，先生，還渴吧？」

爸低着頭，汗水雨似的瀉，孩子坐在他腿上，他一聲不發地用臉頰貼着孩子的後腦，望面前那些過路人的脚步，那些各式不同的脚步，帶來了各式不同的聲音，一股股火熱的塵埃，不停的，在那紛亂措雜的脚步聲音裏沸騰着。

「喂！你不渴了吧？」

賣涼茶的用汗巾擰着攤板上的塵埃，一遍，兩遍，彈到第三遍的時候，他一下衝過去，在他顧客的背上，罵罵地敲敲：

「喂，朋友，我的凳——我祇帶出來一張凳啊！」

「唔！」

爸抬起頭來鑿了他一眼。孩子也同時睜開他渴睡的眼睛，煨灶竈似的叫着：

「爸爸，我們走啦！」

爸一下捧着孩子掉轉來的臉，默然地望着孩子的眼睛，直到掛在鼻尖上的汗水，差不離就要滴到孩子的臉上了，他眼角邊的皮一陣抽搐，突然振起着精神說：

「好——我們走！」

抱起孩子，爸頭也不掉的走了。

呃，你？在擁擠的人行道上，橫衝直撞的爸，突然和他的同胞兄弟碰了一個滿懷。他們彼此的退了一步，那個嘴上吊着烟捲的明星拍賣行的捐客阿弟，歇下手上的黑皮箱，愕然地望着他，不知想說些什麼，然而爸只從鼻孔裏重重地喘一聲氣，挺挺胸，一陣風般從阿弟的肩膀擦過去了。

「爸爸，爸爸，叔叔呀！」

孩子推着爸的頸頸——

「爸爸，叔叔呀！」

「唔！」

爸生氣地應着，脚步越發的快起來。終於在四門城裏一條不知名的街道上，他卸了一付重担似的把孩子放下來了。

「阿毛，你要吃什麼，你說，你說吧：」

孩子不知所措地望着蹲在地上的爸，一陣望不見的陰影從孩子的臉上掠過，他木然地用手指搖搖那個會動的門牙，然後咬着那個手指說：

「爸爸，我要油條！」

「油條？」

爸的眼睛突然從孩子的臉上逃開，他一把攔住孩子含糊地說：

「呃，油條？你這苦命的小鬼，不，」

爸霍地站起，指着附角那裏一片瓦礫場上的人堆說：

「我同你去揀，你看，那裏還在耍把戲哩！」

人堆裏傳出一陣鏗鏘的鑼聲，街道像煞一下給人拾了起來，兩廂的店舖，都似乎在搖搖的動了。孩子用力呼呼鼻涕，大着眼睛哼一笑，搶在爸的前頭走了。一面的褲腳在地上拖着，他細頭頸上的大腦袋，在偏斜的陽光裏一搖一擺的，得意地閃爍着黃頭毛裏的一層發亮的

汗星。

爸惘然地跟着他，心突然的跳，眼睛前面幾乎什麼也看不見了，他在想，不，他什麼也不想了，他只覺得好像走在荒涼的黑夜裏，孤零零地給一些可怕的鬼手在推着，推着，他無可奈何地一步一步的走上去。直到孩子在叫他了，他才突然停下脚步，站在一堵焦黑的斷壁前面，從鐵青的臉上，逼出一個哭似的苦笑，他低聲的喚着——

「阿毛！」

「唵，不是你說叫我來揀的嗎？」

孩子的眉毛失望地一蹙，但眼睛依然盯在旁邊的餛飩担上，嘴慢慢的張開，一手拎着那隻拖地的褲腳，小身體慢慢的向那担子走去。

「餛飩！」

想也沒有想，缺門牙的嘴哇啦一聲叫出來了。旁邊黑壓壓的人堆里，鑼聲又鏗鏘地嚮，孩子不好意思地望望爸爸的臉，唔，他真的在數錢哩，哼，他得意地一笑，興奮得烏眼睛裏的眼淚也暴出來了。

這地方真好，寶塔也走到這裏來啦，孩子大眼落地望着城中心的那重山岩上的大寶塔

呵，它像一個人，不不，它像一把大得不得了湖南傘，它一撐開來，城里隨便哪個人就不怕下雨了。哼！

「爸爸，寶塔怎麼上去啊？」

「唔，你的餛飩翻了！」

爸爸望着瓦礫場上那片白森森的陽光，一種捉摸不到的夢一般的感覺，使他不敢再向週遭的一切瞧望，一切是那樣的遙遠，模糊，而與他完全漠不相關地疏隔着，他暈暈地一幌，指指腳下的石塊說；

「阿毛，蹲下來吃吧！」

「不，餛飩燙我的牙齒哩！」

「蹲下來就不燙啦，還有一碗哩！」

爸厲聲地命令着，然而當地聽見自己的聲音時候，他已經受不住的把眼睛沉到自己的腳背上去了。

「那末還有一碗它燙不燙牙齒呀？」

孩子可一點也沒有理會到這個，他自得其樂地吹吹調羹里的那隻小餛飩，把它一下吞到

嘴里，一下又吐出來看看，然後規規矩矩的蹲下來了。爸替他把担上的碗移到孩子面前的石頭上放着，他焦燥地瞥了孩子一眼，又焦燥地望望對面茶樓旁邊的那條小街堂——那條已經望過幾十望的小街堂，當他突然握着發抖的拳頭，正要從孩子的身邊溜開時候，孩子又突然抬起發亮的眼睛，向他說：

「爸爸，你看，它噁也不要噁哪！」

孩子扮着鬼臉，喉嚨顯咕一響，哼哼地傻笑起來。爸用力丟他一眼，不作聲。大約兩分鐘後，在一陣鑼聲人聲的喧囂里，他終於撒下那孩子，一個鬼影似的飄過街道，閃進茶樓旁的那條小街堂去了，

空里飄了點風，熱氣在這悶籠般的縣城里，滾塵似的向四郊飛散着。街上擠來了更多的人，也擠來了更多的聲音，在那白森森的陽光里，爸赤紅着眼睛，一隻水老鼠似的從這一條街道，竄到那一條街道，擠着人，被人擠着。市街的喧聲，營營地虫鳴般的從他耳邊飛過，他憤怒，他突然的憤怒起來，呸！他大聲的吐一口氣，似乎要把幾年來的什麼，從這一口氣里吐出來，幾年來，他沒有見過一塊明朗的天空，一顆跳動的星，一張真心真意有說有笑的人臉，幾年來，他像一隻沒頭蒼蠅似的旋着，攢着，老婆的眼淚、孩子的哭聲，够了，够了

，頭髮禿了，背脊一節節的彎折了，但什麼都有價，什麼都貴，祇有他媽的人便宜，幾年來，呸！爸的脚步突然快起來，他不能停，一停，就有鬼棒着他的頭，一停，呢，總之，他不能停，他擠着人，被人擠着，水老鼠似的從這條街道，擠到那一條街道，他覺得一個人有時應該這麼擠擠擠死他媽的幾個人！是的，他還是在擠着，在那白森森的陽光里，在那鬧營營的人聲里，他橫衝直撞地擠着人，被人擠着……但終于在一條丁字街的拐角上，一陣陣鏗鏗的鑼聲，突然把他嚇住了。

半街白森森的陽光里，鑼聲鏗鏗地在他面前驅過，接着一口沒有罩子的白棺材，給人抬在半空里匆匆地過來了，「原來是出喪！」他脫出眼睛自言自語地說。於是他也像阻礙在兩街的人一樣，猴上去巴巴地等着後面那送喪的行列。

來了，好一會，只有一個哭啞嗓子的女人仰着臉，一面嘶聲地喊着，一面抱着她懷里的孩子，給車子一顛一顛地拉來了。

他望一望將要拉過他面前的車子，不知為什麼，兩條腿驟然一軟，像受了什麼東西的碰撞，偷偷地縮到別人背後，低着頭，眼睛很快的眯着，直到街上的人通散開了，他還是木然地站在那里，他望望那空落落的街道——他從沒見過這樣空的街道，又望望那半街白森森的

陽光，一片雲影散的烟霧，從他鉄青的臉上掠過，他狼似的吼起來了，「哦——」於是突然掉過身去，拔起脚步，向着來的道路上射去了。

他趕回到西門城裏那條不知名的街道上，打斜的陽光，已經掛城中心的塔頂上，向他蒼白着臉，嘆息似的獸視着。瓦場上的猴子戲已經散了，孩子也不在了，他繞着那片瓦場來回地走着，無論如何得打聽出孩子的下落。他望望那些來往的人，然而什麼人都像跟他陷了一條河似的，怎麼也熱嘴不上啊！而什麼人的臉上，在他看過去，彷彿都像塗了一層金，他們，這些人，似乎一輩子也無需求乞別人，一輩也不會把自己的孩子丟在馬路上，招標賣馬似的等着別人的收領，他們，呃呃，這些人，他站着的脚步突然一幌，一簇游移似的鬼魂的飄進瓦場對面的茶樓上去了。

茶樓上，書場剛散，昏黃的電燈底下，零零落落地坐着二十來個人。他一上樓，許多人的眼睛不約而同地向他一望，他心里撲通一跳，摸摸自己的臉，縮到就近的屋角里坐下了。約摸等十分鐘，茶博士才滿頭大汗的提着銅壺趕來，他把壺子往客人前面的桌上一搭，嘴里咕嚕咕嚕地罵着：

「他娘替老子，開水也沒人管啦，別人丟了孩子，要他媽的去趕喪——呢，綠的還是紅

的？」

茶博士橫了客人一眼，客人的嘴唇一抖，彷彿突然挨了茶博士一記耳光，吃吃地望著桌子說：

「隨，隨便！」

一注滾水從空里唧唧的酒下來，對座上的老頭子忽然把茶杯一推，記起了什麼似的望著茶博士說：

「那個小把戲還沒有人受益嗎？」

「鬼知道，養的人還不要，別人的飯就多着嗎？」

「這也真是了——」

老頭子嘆一口氣，搖搖頭，對面兩隻新來的脫出的眼睛一眼不眨地望著他。他一時間好像遇着什麼親人，忽然啞啞地欠起半個身子說：

「請問老伯，這，這里發生了什麼事情嗎？」

老頭子楞了他一眼，搖搖頭——

「呃，說他做什麼啊，罪過，丟一隻貓，丟一隻狗，也沒有那麼容易呀，一個小把戲拖

到脫手蹣腳了，眼睛一霎，他的老子就把他丟在馬路上哪，就是茶館的對面！」

老頭子豎起一個手指，指指他背後。

「那，那麼——」

那個人依然欠起半個身體，一陣陣的冷汗從背脊上沁出來，他問到第二聲的時候，眼前驟然一黑，一杯滾熱的青茶，亮的一聲翻在桌上了。

「噢！」

旁邊另一個人，踏着火似的跳起來。但當他要吼喊些什麼的時候，一陣女人的尖聲刮啦啦地從樓下沖上來，好像一隻剛生蛋的母雞，突然從窠箱里放射出來一樣。

「好人又做得不得，真是一身怨氣，老娘碰着了鬼啦！」隨着那串刺人的尖聲，一個碩長的瘦女人，銜着烟捲上樓來了。她站在屋子當中，活像一隻給人捏住了腳腿的大螞蟥，一擺一搖地在那里告訴別人說：

「……便是看着那小鬼可憐呀，怕道真叫地方土地來收他的魂嗎？耶蘇堂隔壁的張太太；要是耍的，不過，哼，倒說要我做個保，保？乖乖，我真沒有那末憐，這小鬼跟我，來不靠岸，去不着溪，我曉得他什麼來頭，哼，替他做個保，真是找顆蝨子在頭里爬哩！」

她一下又黑蝴蝶似的撲到窗口，拍着一個大府麻子的肩膀說：

「哪，你看，那該死的小鬼，牛着的，哭瘋啦，一口咬得我多兇，哪，牙齒印哪，真碰着了他的祖宗百代！」

屋裏驟然掠過一陣鬼站風似的，在那黃幽幽的燈光里，什麼人的眼睛都歪到女人那腿膀子上，只有屋角那位新來的茶客，一味的躲在別人的黑影里，似乎還生怕那黑幢幢的影子會從他身上移開，他的身體還在一寸一寸的縮下去，彷彿要縮到一個差不多的時候，讓他像毛蟲似的從那里悄悄的溜開。

「這小雜種！」

突然一個跳起來，楊楊拳頭說：

「提着老子就一脚蹶死了他，老板娘也真高興，這種小兒，八字要他遮風還是擋浪，多死幾個米糧也好賤一點！」

那個暗影里的人，突然抬起頭來，只見許多糊塗的人臉，一張撒開的魚網似的向他一幌，同桌上的一個人，突然拍拍桌子從他身邊跳起來——

「他媽的，這批傢伙全沒有種，自己的兒子要別人養，嘿，叫老子就一包老鼠藥！」

「可不是，」

什麼地方一陣嚮，一個破鑼嗓子陡的插上來：

「大前天夜里，中正大橋上，我就親眼看見一個人抱着小把戲跳江，撲翅，嘔，還得那裏去撈屍首？男子漢大丈夫他媽的這才有種哩！」

「對，他媽的這才硬氣！」

電燈驟然一張。「鏗！」屋角里突然飛一把茶壺，一個禿髮的中年人赤紅着眼睛鬼似的站在那裏，瑟瑟地抖着他的厚嘴唇。

「啊，啊！」

「這這！」

「啊甯，我笑！」

茶樓上塌了房子似的所有人的聲音飛起來了。

「哩！抓住他！」

三分鐘後，那個禿頭的中年人，被人撕碎着上身的襯衣，給崗警從茶樓上拖下去了。

「爸爸——」

但剛一出門，在一片陰慘慘的路燈光里，孩子阿毛正一顛一跛被警察押着從馬路上趕過去，他一路哀哀地叫着，瞎眼老鴉的仰着他的頭。

爸突然從人叢撲過去，抱起孩子，靈息似的發出一個低沉的聲音。

「啊，阿毛！」

微黃的路燈下，兩個抱緊的人影在抖着，在漸漸的拉長起來。

一九四二，一〇，二，

新 新 創 作 叢 書

葛 琴 創 作 集

定	總	發	發	著
價	經	行	行	作
	售	者	人	者
五		新	賀	葛
	上	新	尚	
	海	出		
	書	版		
	報	社	華	琴
	聯			
	合			
	發			
	行			
	所			
元	上			
	海			
	福			
	州			
	路			
	三			
	七			
	九			
	弄			
	12			
	號			

中 華 民 國 卅 六 年 十 月 初 版

版 權 所 有 * 翻 印 必 究

#82

447218

